

觚

鉏
秀
編

賸

中

進步書
局校印

觚賸卷五

吳江組 琦玉樵輯

豫觚

訓吏名言

余筮仕陳之項城時。崑山徐文濟夫子掌憲南臺。以手書來云。嘉政設施。遂有次第。足徵蘊養有素。昔賢為政三年而後頌聲作。然其始未免怨謗。民譽不失。亦何容易。程子有云。節用愛人。常愧此四字。足下今為民父母。庶幾時存此心。無論更絃而張。仍貫為治要。實有與民疴癢相關之意。情隱既孚。久而共信。卓然之績。何施不宜。豈特百里無負已哉。此真訓吏名言。凡為守令者。皆當敬書一通。置之座右。

鳴鉅薦試

梅長公之煥。自廵撫甘肅歸里。暮年以乏嗣。漁色頗為鄉評所輕。然好獎掖後進。亦以此望重於時。崇禎末。麻城之就童子試者。不下三千人。而府錄甚狹。有周水心等四十五人。皆府錄所遺。懷刺謁梅。因聞者言求見。梅故緩步而出。佯呵之曰。若輩皆博徒豪飲者耳。業荒於嬉。而乃溷我為諸子。不敢致辭。迨巡下階。遽止之曰。若輩飯乎且少休。我為若輩具一餐。須臾出酒脯極膾。食畢。諸子告退。又止之曰。若去乎。若來云何也。我且試若矣。因而課而甲乙。

之曰可售者僅二十人耳周水心其首也遂許其致刻牘於學使者時諸學使蒞黃已久試
麻城限止隔一日自縣至州且百有六十里度事不濟乃令兩健僕騎而馳各與一小鉢結
束為驛使狀諸子隨其後夜分抵州急鳴鉦如警報者隨闕門而進學使者方啟轎燃燭見
二騎直入投檄驚怖發觀則梅中丞之薦童子試者也即魚貫收之四十五名內取十七名
周水心果冠一榜

除夜覲士

陳楚產號五不。讀書甚苦。寄食硯田三十餘載。齒踰知非。始補弟子員。隨授兩闈。筮仕萊陽
令。時值除夕。欲覲萊俗。與楚風同異。若何。徒步出郭。所見烘爐戲鼓。爆竹粘符。比戶皆是。行
至郊墟。忽聞茅屋有書聲。出潛窺之。見一士子與其婦坐擁敗絮。一吟一紡。青燈熒然。色甚
淒瘁。夜向午矣。陳殊歎異。即還署呼役。昇酒麪肉米相餉。并贈以詩曰。破竈無烟火。寒門蛛
結絲。斯人今日事。似我少年時。元旦士子來謝。則童生觀光也。時楚產尚艱嗣立。遠其家於
署內。飲食教誨如子者數年。亦成進士官至粵東司臬。楚產累官知府。適為其屬觀光執弟
子禮。不改在案之日。麻城接壤豫省。其里人言。先輩好文愛士。必舉前二事為稱首。

呼名批頰

佟中丞鳳彩巡撫河南已老每日五鼓燃燭治文書或坐倦假寐少頃輒瞿然起自呼其名曰佟某汝為朝廷大臣封疆之重皆汝肩之奈何老不任事若此輒以手批頰數四侍者為之悚慄中丞在豫如論罷修河夫役協濟柳梢及調劑西征大兵秋毫無犯豫人感其德者猶繪像祀之

潛竄錄

永城有張生者屢就童子試不遇讀書芒碭山天齊寺攻苦之暇散步殿廡見東帝座下判官像貌偉麗戲拊其背曰人間安得如公者吾與論心訂交乎是夕生篝燈禪堂披簡孤坐忽聞扣門聲且曰君所願交者來矣啟扃而迎則晝所見判官也始頗疑懼繼稍欵洽坐談之頃溫語莊言纏纏動聽生且喜得佳友由是定更輒來夜分乃去卒以為常生久之與習因自陳輒軻有年莫測榮枯所詣乞其搜示冥冊神鑿感曰君無顯秩即一芹猶難擷也奈何生不覺憤慟堅請為之迴斡神徐曰當為君圖之閑數夕至曰已得之矣山東某邑有與君同姓者應於明年入泮吾互易其籍可暫得志然事久必露君其慎之嗣後神不復見生亦歸里試果獲售悉如神言浮沈宦宮十餘載忽夢神倉皇前訴曰吾因與君一日之契潛竄錄已蒙帝譴法當逮戍茲行與君永別耳生覺而惆然未幾亦以試劣被黜

李通判

李通判者山西汾州人其前世為鄉學究年踰五旬閉居畫臥夢二卒持帖到門云吾府延君教授請速往挾之上馬不移時至一府第如達官家青衣者引之入重闈鳴鶯曲檻紆廻最後書室三楹坐頃兩公子出拜錦衣玉貌皆執弟子禮日夕講課不輟書室外院地逼廄事時聞傳呼鞭笞之聲特不見主人為怪且不曉是何官秩請於二子二子曰家君即出見先生矣未幾主人果出冠帶殊偉晤語間禮意欵洽學究因言晚輩承之幕下久且閨歲不無故園之思主人微哂曰君至此已不可歸然自後當有佳處幸勿復多言學究淒然不樂竟忘其身在冥府也一日主人開誠邀學究共席辭以寒素不宜與先輩抗禮彊之乃行廳事設有四筵掃徑良久一僧肩輿而至極駕從之盛曰大和尚又一僧至如前曰二和尚直據南面二筵學究主人依次列坐主人與二僧語學究皆不解殼果亦並非人間物酒半忽見一梯懸於堂簷二僧出躡之冉冉而去主人促學究從而上攀援甚苦倏然墮地則已托生本州李氏矣襁褓中能語如成人但冥府有勿言之約不敢道前世事生四歲握筆為制義評驚其父文可否悉當後登崇禎一榜順治初通判揚州天兵南下出迎裕王王手被之如舊相識曰當時事猶能記憶否一笑馳去潛窺裕王狀貌即所見二和尚也而大和尚未

知出世為何如人

淡如

祥符中年之間水月菴高衲姓平號淡如年八十五而示寂先一日囑其徒曰吾死當歸骨於龕塔三歲後發之如體已腐焚之可也倘此身不壞必有更吾衣者至汝其誌之其孫寂鳳亦浮屠之有行者奉其遺教如期發龕則淡如端坐於內衣化塵飛撫其體堅過鐵石扣之鏗鏗有聲遠近觀者雲集中年韓令亦適至愕然曰是師昨入吾夢乞吾銀五兩有奇為一衲其將欲飾金以示不壞之身乎隨召匠而問其所需果符所乞之數今金像尚在庵中士女焚禮不絕有一營卒心疑其僞潛以刃刺臂血縷縷隨刃湧出營卒大懼投地懾服急以金塗所刺處刃口終不可合庵僧因加扃鍵遇誠者始啟觀焉

古古詩

律詩全首用事而高渾絕倫不嫌繁重者近時惟白耷山人擅長由其熟於羣史故遇一題援筆立就而對屬精切有天成之妙太康軒姓者夢劉將軍綻入其室而子生因名曰綻字以公劉修髯偉幹膂力過人有聲介胄間然數奇不甚顯於世山人贈詩曰江湖萬里破征雲秋水微茫白鷺羣旅舍自稱前進士夜亭誰識故將軍鋟鎔搖動星辰氣森森沈涵虎豹

文泗上重來歌舞地空樓涼月落紛紛篇內所謂前進士故將軍正指其再生之事點染極工其他如題古函谷關一聯范叔入來人不識田文歸去吏猶眠可與胡宿望氣竟能知老子棄繡何不識終童語相伯仲咏史一聯大夏遠求節竹杖長秋私典羽林兵大夏長秋巧於白頭蒼耳而典雅過之矣偶過黃子載公近鷗居出古古詩相示因畧舉其佳句而筆之

息壤

淮南子鯀堙洪水溢帝之息壤帝使祝融殺之羽淵據續博物志息壤在荊州南門外狀若屋宇陷土中而猶見其脊旁有石記云不可犯之頗致雷雨有妄意掘發水坌上不可制考東坡詩序亦然康熙乙丑春余晤太康王司訓鉢於汝上言壬寅歲從其先大人官荆南時值大旱土人請掘息壤初不之信閱三月不雨不得已從其請出荊州南門外隄上掘不數尺有狀若屋而露其脊復下尺許啟屋而入見一物正方上銳下廣追視非木非土非石非金其紋如篆土人云此即息壤也急掩之其夜暴雨不止歷四十餘日大江泛濫遂決萬城隄幾陷荊州可為前誌之証石記今亦不存

牡丹述

歐陽公牡丹譜云牡丹出洛陽者天下第一唐則天以後始盛然不進御自李廸為留守歲

遺校乘驛。一昼夜至京師。所進不過姚黃魏花數朵。又賈耽花譜云牡丹唐人謂之木芍藥。天寶中得紅紫淺紅通白四本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會花開明皇引太真翫賞李白進清平調三章。而牡丹之名於是乎著。然考之雜誌。煬帝開西苑易州進牡丹二十種有飛來紅袁家紅天外紅一拂黃軟條黃延安黃等名則花之得名不始自天寶年也。明皇時有進牡丹者。貴妃面脂在手印於花上。詔裁於先春館來歲花上有指印跡名為一捻紅。則花之繁植不僅在沉香亭也。錢雖演進洛下牡丹。東坡有詩云。洛陽相公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則花之入貢不止於李留守也。余官陳之項城去洛陽不五百里而遙訪所謂姚魏者。寂焉無聞。鄧陵通許及山左曹縣間有異種。唯亳州所產最稱爛熳毫之地為揚豫水陸之衝。豪商富家比屋而居。高舸大船連檣而集。花時則錦幄如雲。銀燈不夜。遊人之至者。相與接席。攜觴。徵歌啜茗。一株之供。一著之需。無不償踰百倍。決旬喧讌。歲以為常。土人以是殫其穀灌之工。用資賞客。每歲仲秋多植平頭紫。剪截佳本移於其榦。故花易繁。又於秋末收子布地。越六七年乃花。花能變化初本。往往更得異觀。至一百四十餘種。可謂盛矣。然賞非勝地。將不名園。上林無移植之榮。過客無留題之美。周子有言。牡丹之好。宜乎衆。嗟乎。豈牡丹之幸也哉。項與毫接壤。余日躡於簿書。不能一往。閩三載復以憂歸。游覽之懷竟未獲。遂余

之不幸甚於花也而終不忘於余心友人劉子石友王子鶴洲艷稱之因其所言以類述於左

花之以氏名者十有八

支家大紅

支家新大紅

支家新紫

甄家榴紅

宋紅

蔡家銀紅

孟白

石家大紅

支家銀紅

武家遺愛紅

董紅

魏紅

雅白

雅二白

大焦白

二焦白

王二紅

馬家黃

次品一

王家紅

花之以色名者十有六

花紅平頭

花紅無對

銀紅大觀

御衣黃

中黃

瓜瓢黃

鰲頭紅

水獺銀紅

施地白

大黃

小黃

鸚羽綠

佛頭青

花紅勝粧

斗口銀紅

花紅脣翠

次品二

花紅樓子

宮袍紅

花之以人名者十有七

太真晚妝

郭興紅

洛妃妝

綠珠瓊樓

老郭興紅

健紅

貂蟬輕醉

飛燕妝

楊妃沉醉

健白

軟枝醉楊妃

楊妃一捻紅

楊妃沉醉

楊妃初浴

碧玉紅妝

蘊秀妝

孟烈紅

花之以地名者八

瑤池春

漢宮春

明堂紅

閨苑仙姿

陝西大白

太和紅

生白堂

繡谷春魁

次品三

玉樓春

蓋宮仙顏

沉香亭

花之以物名者二十有七

金玉變

花紅綺紗

鵝絲電裳

醉仙桃

金輪

綠衣含珠

出爐金

金玉交輝

紫羅闌

界破玉

斗金

金不換

斗珠

無瑕玉

琉璃貫珠

黃絨鋪錦

白舞青猊

白雪錦繡

磚色藍

出水芙蓉

栗玉香

一足馬

千張灰

五色奇玉

海市神珠

錦帳芙蓉

銀紅絛

次品十有一

霞天鳳

蕊珠

軟玉

丹鳳羽

笑雪鳥

屑綺

蜀錦

臘脂樓子

花紅剪綵

雪魄蟾精

菱花晚翠

花之以數名者三

第一紅

十七號

十九號

花之以境名者十有二

金烏出海 湖山映日

扶桑曉日

萬疊雲山

碧天秋月 秋水妝白

水月妝

瓊樓玉宇

冰輪乍湧 金精雪浪

寒潭月

一朶紅雲

次品一

雪塔

花之以事名者六

奪錦 泥金捷報

十二連城

綠水紅蓮

朱顏傅粉 祥光罩玉

次品三

墨魁 緺素妝

花之以品名者八

花聖 萬花一品

天香一品

奪萃

奪萃變

羞花伍

獨勝

天葩奇艷

次品七

花王

花祖

奪艷

姿貌絕倫

羣芳羞

嬌容三變

勝嬌容

以上皆異種。其尤異者。支家大紅。太學生支瀛。甫手植十葉。明霞鮮艷奪目。殊非深紫可比。新大紅色亦如之。綻蕊結繡。蟠曲下垂。二紅并妍。難第甲乙。一足馬色紅。有以足馬易之者。名遂者。健紅之名。始於土人健宇所嗜。向無支紅。則健紅固一時之冠也。御衣黃。俗名老黃。曉視甚白。午候轉為淺黃。燭然可愛。綠珠瓊樓色白。每瓣綠點如珠。雖丹青葉葉為之。無其巧幻。出爐金娟娟媚艷並海棠。枝榦亦小。金輪為黃中第一。古之姚黃。恐亦避此魏紅。如傳粉美人錢思公常曰。人謂牡丹花王。今姚黃真可謂王。而魏花乃后也。譜云。姚黃出於姚氏。魏花肉紅色出於魏相仁溥家。今之魏紅。其遺種歟。焦白明秀為白中上品。與健雅伯仲。界破玉。嫩白色。每花片上紅絲一縷。印之磚色藍。藍間帶紅。望若紅衫女子。賸碧紗籠中。十二連城。白次雅健五色奇。玉白又次於連城。而花瓣各有紅紫碧綠諸色。絲絡其間。洵云奇矣。金玉交輝。白花錯以黃。叢綠衣含珠。紅花纏以翠。纏亦奇玉之亞。古以左紫稱最近。唯紅白擅場。然支家新紫。嬌膩無俗韻。固宜與大紅新紅名甲海內云。其次者。雖非本州所貴。歲

以售之花賞。好事之家購而得。猶不止吉光寸羽。崑山片玉。况其尤者乎。雖然。盛衰無時代。謝有數。後日之譙安知不為今日之雒。則繁英佳卉。泯滅無傳。是花之不幸。又甚於余。余烏能以無述也。時康熙癸亥七月望日。

人謂

祥符縣三教庵。距城十餘里。僻在荒野。鄰近並無居民。適有武衿王生者。康熙壬戌七月。自遠道訪舊而回。才身無伴。暑渴且甚。暫憩斯庵。庵僧以茶飲之。生遂懵然不能言。但兩目瞪視。形同木偶。隨有一僧。以二寸許針。從左手腕刺入。初覺微痛。漸乃不省。遂解去生衣。髡其頂。復將百針。自腰以上。凡肩背胸腰。悉用密針。竟成人謂。乃以柳輿昇之出庵。周行村鎮。口稱佛號。且曰。有能施銀錢者。為拔一針。檀施頗集。旋至城市。觀者如堵。衆中一人。廻視久之。亟呼曰。此我表弟王生也。何以至是。僧即駭走。市人擒僧鳴縣。押取解藥。為生去針盡迺甦。時蒲圻黃岐雲令祥符鞠治。得實。置僧於法。

孫家庄

扶溝有孫家庄。惟孫姓者居之。性黠而慧。多行不義。頗贍於財。危樓高臺。構至百楹。周以繚垣。甃甓甚固。佃戶之依以居者。茅舍三十餘家。康熙十三年七月初八日。雨中忽見庄東北

有巨人長十丈許去庄前半里地拔一大柳樹望空旋舞狂風刮地其聲若雷孫姓之屋蕩掃無遺摧壓而斃者九人傍居佃戶安然如故是日孫氏有一甥為巨人掣置別村樓脊見其兩掌如箕風定後居人量所履之跡長五尺八寸吾邑官溪吳聖揆家白晝晦冥有龍自中風入大矯倏忽破屋而逝棟桷甞棟披以俱飛耕牛三頭攝至雲中而墮聞聖揆為人頗與孫相似故亦致此異時康熙三十二年七月間事也

警驢

閹賊之黨袁鷹兒屯衆河北亦時時渡河焚刦去陳州二十里州民黃鳴梧之父為其所殺梧年方少日夜思報父仇念衆寡不敢遂單身投賊梧能騎射善琵琶賊愛而容之居賊營七閱月陰求殺父者則鷹兒之弟袁三也鷹兒遣三入陳偵候官兵梧從之因潛至其家約其族黨敢死者八十人乘夜劫賊營縛袁三歸時官兵適至餘賊各散去梧見三佯為不知者曰何驚吾主也急解其縛以好酒食啖之直遇其父死日梧怒目持刃前曰袁三爾非去年此日之殺吾父者乎殺人者死請就縛剥其上下衣細束如祭豕狀貯柳筐中陳於父墓前釀酒灌袁耳痛哭祭告畢剗其腹握心肝焚瘞之去梧冢三里許有一柳樹其下即殺梧父處梧乃挈袁首挂柳樹乃歸半載後家產一驢其色純黑甚健且良有以十五金易之者

梧愛不與。一日跨是驢自州還家行至前柳樹下。驢忽作人語曰。我袁三也。我殺爾父我死宜矣。何剝腹屠腸之酷也。隨噉梧左股墮地。自肩至背。無完膚。復折其臂。偶欹帽掩項。未至斷喉。得不死。適有枯井。急轉身入之。然驢猶望井跳躍。不凸旋。抵其井旁。血至盡里。人過其地。見梧。遂昇以歸。療治數月。乃愈。梧復欲殺驢。有識者謂曰。冤冤相報何時了也。不如舍之。梧是其言。命奴牽去鬻於市。獲銀六兩。今梧見存。猶折一肱。

雲蟲

中州山嶺間。有物如蜥蜴。俟天將雨。則羣蟲從石罅緣沿而上。仰口噬氣。如珠青白。不一直上。數丈。漸大如甕。須臾合併。散漫滃然。瀰空。遂成密雲。山中人稱為雲蟲。

尸行

頴上舒子。將言其鄉人死而未斂。其子出備棺食之屬。囑所親守之。夜室間。爇枕肱注目。忽於燈次。見尸蹠蹠有動意。因大懼。起坐。尸亦起。急奔戶外。戶已扃。尸尾其後。繞堦逐之。遂踰牆走戶。抱其足。不得出。迨曉其子返。猶僵立牆下。侍所親足。愈堅。百計林治。乃脫所親已迷昧。無人色。久之始甦。舒曰。是必天地不正之氣憑之為妖。如豕立於齋。石言於晉。當非豕與石能然耳。

判官薦才

項城王爾固允貞好學能詩。以副車貢入太學。與余友善。自言康熙癸丑之冬。遘疾幾殆。至明年上元日午。僵卧榻上。忽見一隸戴白宣帽。衣藍布半臂。露肘及足。乘小赤馬於草堂西北隅。冉冉自壁間下。揖王而前曰。請若官裏去。王笑應之。曰。世豈有秀才仕宦者乎。隸曰。第去則官可立致。當時室中之人不聞其應對何語。即王亦不知隸為鬼也。適其母夫人以茶來呼之。乃悟。因詰其事。闔室悲啼。請命。王復見隸似憫之者曰。若辭以母老子幼。多焚楮帛。可免此行。薄暮。盜少飯我湖邊。幸勿於家。於井於路。恐為他神所攫。因索紙商定辭職之狀。揚鞭破壁而返。是夜二更。忽前隸見於燈下。津津有喜色。曰。得所請矣。手探夾袋中。取稟帖一幅。示王。並無人名。其詞則曰。稟為薦才事。役自掌文案以來。已經九十餘載。未蒙更換。情實可矜。今有項城縣生員王允貞。年少老成。堪掌文案。懇乞俯准。更換庶儒。不致淹滯。而下役得以超升矣。帖尾作行草大字批曰。據稟王允貞近方文志從善。前此之心。豈可問乎。文案之掌。夫豈細故。所稟不准。王始自信無恙。因問稟我者為誰。隸初不答。三問之。乃曰。蓮池東岳廟東廊第一殿判官衣青者。是又問汝為誰。曰。我則土地祠隸也。遂去。蓮池集在沈項之交。廟中果有青衣殿判如隸所言。

產龍

寶四者。沈丘槐店寶生之佃也。康熙庚午夏日。四婦將逼分娩。夢黑丈夫頑而聾。謂之曰。我欲暫托汝家。幸勿加害。當有以報。次日之晡。產一龍。蜿蜒踰尺。鱗角俱備。項間有黃鬃如馬鬢。拂拂而動。婦極驚怖。意欲研除。忽飛蟠屋梁。因憶前夢。姑置泰焉。不三日。長數丈。夫矯遊行。就乳則體仍縮小。如初生時。熟習日久。飼以鷄卵。亦能啖也。沈丘范令親往其家視之。

劉船

康熙初。沈丘程家村有劉船者。字小舟。充縣捕役。其年已老。夏月雷雨暴至。倚門南望。遇見雲霧中。一人乘馬而至。兩腋各挾石鎰。將舉。碰擊船。又一人大呼曰。非此劉船也。遂去。是時沈丘王邦溜南岸。別有劉船。亦字小舟。方於河濱鋤地。雷至。擊死程村之劉船。一足及碰腫。如盜。旬日而愈。

秦大漢

沈丘枳店民。秦大漢名光甫。狀如金狄。絕有力。銅陽之門。偃而行。乃得入。鬻所種林稈於市。每擔四十絇。適積雨。市有大車陷淖泥中。三牛不能出。光甫脫牛。而以手出之。康熙十三年。時方用兵。親王出鎮荊州。有薦於軍前者。王賜袍一領。製布十二尺。尚不掩踰。其足尺有九寸。

四寸植其靴。高與食案等。健驢肥馬。莫能勝載。刀矛之屬。不足供其展用。乃騎以橐駝而鑄。三十劙鐵鎗與之。始得稱意。然不宜於儒疾之戰。廢歸。以病死。

木介

語云。木生介。達官怕。余於康熙乙丑冬杪。將從項城扶親柩南歸。士民故舊相送郊外。時雨雪已霑地無積素。而樹枝多有凌澤封凝。厚至二三寸。雖晴旭耀射。經旬不化。余指示項人曰。此木介也。必有受其咎者。未幾睢州湯公。鄆凌王公。相繼徂謝。內而閣學以及卿貳。外而各省督撫。亦屏黜殆盡。

筭根稚子

西華縣黃灣寨富氏李泰真家堂前有竹一叢。不甚茂密。二童子戲其間。喧言竹根見三寸小人。往來跳躍。泰真怪而覘之。已沒土內。隨掘土果得一人。眉目口鼻皆具。兩手各分指形。足指拳跼如鳥爪。色極嫩白。康熙乙丑秋日。醫士陳子俊言其事。

自怡編序

康熙十六年。余筮仕陳之項城。迎養兩大人於官舍。先贈君芥斧公。春秋六十有八。性喜讀書。適有崑山徐大司寇所贈資治通鑑在署。每日端坐繕閱。常至夜半。乃就寢。暇則飲酒賦

詩與幕中諸子相唱和。稟成一帙。題為芥菴自怡編。而引其端曰：憶余七齡。先大人教以誦詩時。尚未諳聲律。既而攻舉子業。無庸也。年十七。外父黃利冲先生攜余就浙試。偶得烟樹隨船走漁柳雜浪。聞句於湖中。外父頗領之中。歲以來。累遭外証。倦於翰墨。事既已輒欲研露。註離騷經。焚膏檢較。涑水通鑑為之標典。建儲綏遠用賢黜佞。重農田定賦役。正禮律興學校。諸大典編輯成書。付兒誦習。詎意天不假我父母年。相繼見背。益悲不自勝。未暇卒業。會皇朝定鼎。南北未靖。乃悉所有。葬我先人。志決鹿門。偕隱爰命。我子從吳南村遊。南村雅擅詩古文名。與相唱和。得秋日雜感若干首。復和其伯氏東里絕粒吟十律。方愧未工。而我子亦竊竊然習壯夫弗為之所為。余投筆誠曰。爾尚以興亡作之師。其母採華隨厥實。誠欲進我子以經緯之策。弗徒繪風鏤月。與庾鮑角勝也。又二十餘載。余詩學益落。而吾子則受知於玉峯徐大司成。三雍追琢。德業稍進。捧檄來令古項。辛酉孟夏。以藍輿迎養。入其邑。觀吾子於治賦興學。寬徭平獄之政。次第修舉。足副余編輯曩志。而見之施行。余心大慰。爰喟然曰。吾向謂作詩者。唯聞衲子與宦遊人爾。汝今於蒞任之暇。撫絃調鶴之餘。始可與言詩也。已余且優游官閣。復理前業。庶效閒衲之所為。以畢我先人始教之意。因命諸孫日錄署中所咏。題曰芥菴自怡編。康熙辛酉夏五。書於古項子國之聽松軒。其明年九月。先贈君抱疾。十一月棄世。又明年我母黃孺人亦終於項寓。嗚呼痛哉。余家酷貧。至無以為菽水。惟

勉就祿仕以幾古人致親之義乃天不假年相繼見背余復痛先贈君之所痛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而逮存之難如此為人子者其可不惕心於憂日哉

臘月雷

康熙辛酉十二月十七日項城大雨雪積素盈尺入夜益甚二鼓霹靂陡發雷光照射室內織物畢見轟雷之聲達旦東城王孝廉海曙家龍入其堂亦破櫓櫺而去詩稱十月震雷尚曰不甯不令今乃臘月而雷豈瑞雷乎

屋梁三花

陝州慈鍾集何貢士家築堂初成堂之東偏即置貢士卧榻每聞堂有膈膊聲如是數夕晨起視之忽於堂梁之中坼縫生花其色純赤大如紅牡丹鮮艷奪目閱久其左右復生一花而差小一碧一黃相去各二尺許遠近觀者雲集三花累月乃萎

廷式再見

項城韓雲門名媚聘戚氏女未幾兩目失明戚謂韓郎年少能文必成大器而配以盲女非偶也欲毀婚而終女子家韓之父母將許之雲門毅然不可如禮迎娶以歸戚不得已媵以美婢雲門曰人情見欲則動不若無見以全我居室之好遂遣婢還戚後以壬子拔貢舉於鄉出為教諭挈婦偕行伉儷無間豫人稱其篤行以為宋之劉廷式再見於今

旅賸卷六

吳江鈕 璞玉熊輯

秦鈞

兩大文章

人生大節。首在忠孝。若夫靡之爵祿。不為榮臨之斧鉞。不為屈以全其致親之義。以成其不負國之貞。非性分定而學力優者。蓋難言之。皇朝擣華之彥。疊跡闢臺。捍圉之才。輩英鯨。甸。如近日李徵君陳情辭職。葉方伯見危致命。忠孝之誠。洋溢楮墨。洵天地間兩大文章也。李徵君因篤字天生。一字子德。西安富平人。康熙己未詔海內博學鴻儒至京師。因篤試授翰林院檢討。以母老上疏辭歸。得允。其詞奏為微臣母老多病。獨子萬難遠離。泣血陳情。願恩歸養事。竊惟幼學而壯行者。人臣之感節。辭榮而乞養者。人子之苦心。故求賢雖有國之經。而教孝實人倫之本。伏蒙皇上敕諭内外諸臣。保舉學行兼優之人。比有內閣學士項景襄。李天馥。大理寺少卿張雲翼等。旁採虛聲。先後以臣因篤姓名聯牘薦。獲奉俞旨。吏部遵行。陝西督撫促臣應召赴京。臣自念臣母年逾七旬。屬歲多病。又緣避寇墜馬。左股撞傷。晝夜呻吟。久成廢疾。困頓牀褥。轉側需人。臣止一弟。因材從幼。過繼於臣叔曾祖家。分奉小宗之祀。臣年四十有九。兒女並無。母子勞勞相依為命。躬親扶持。跬步難離。隨經具呈哀

辭次第移咨吏部吏部謂咨內三人。其中稱親撫病恐有推諉。一概駁回。竊思已病或可偽言。親老豈容假借。臣雖極愚不肖。詎忍藉口所生指為諉却之端。痛思臣母遲暮之年。不幸身嬰殘疾。臣若貪承恩詔。背母遠行。必至倚門倚闌。夙夜增劇。况衰齡七十。久困扶牀。輦路三千。難通嚙指。一旦構北辰而已。遠邇西景以無期。萬一有為子所不忍言者。則毛義之捧檄。不逮其親溫嶠之絕裾。自忘其母。風木之悲何及。餅蠶之恥莫儻。即臣永為名教罪人。虧子職而負朝廷。非臣愚之所敢出也。皇上方敬事兩宮。越隆孝治。細如草木。咸被於容。自能弘錫類之仁。推之士庶。甯忍不然母子。飲泣向隅。奪其鳥鳥私情。置之仕路。蓋聞臣去臣最遠。故以虛譽採臣。而不知臣之有老母也。臣雲翼與臣皆秦人。雖所居里閭非遠。知臣有老母。而不知其既病且衰。委頓支離。至於此極也。即部臣推諉之語。輒指臣三人而言。非謂臣當必舍其親而不之顧也。且臣雖謙陋。而同時薦臣者。皆朝廷大臣。其於君親出處之義。聞之熟矣。如臣獵名違母。則其始進已乖。不惟瀆毀天倫。無顏以對。皇上而循陔負坎。躁進貽譏。則於薦臣諸臣。亦為有靦面目。去歲臺司郡邑絡繹遣人催臣長行。急若風火。臣趨朝之限。雖迫於戴星。而問寢之私。倍懸於愛日。然呼天莫應。號泣就途。志緒荒迷。如墮雲霧。低頭轉瞬。輒見臣母在前。寢食俱忘。肝腸迸裂。其不可謂官常而干祿位也明矣。况皇上

至聖至仁。以堯舜之道治天下。教倫厚俗。遠邁前朝。而臣甘違離老親。致傷風化。有臣如此。
安所用之。乃臣自抵都以來。屢次具呈具疏。九重嚴邃。情壅上聞。隨於三月初一日扶病考
試。蒙皇上拔之前列。奉旨授臣翰林院檢討。與臣同官纂修明史。聞命悚惶。忝竊非分念。
臣衡茅下士。受皇上特達之知。天恩深重。何忍言歸。但臣於去秋入京。奄更十月。數接家
信。云臣母自臣遠離膝下。哀痛彌侵。晝夜思臣。流涕無已。雙目寄耗。垂至失明。臣仰圖報君。
俯迫慈母。欲留不可。欲去未能。瞻望闕庭。進退維谷。乃於五月二十一日。具呈吏部。未蒙代
題。臣孺切下情。惟哀祈君父。查見行 example。凡在京官員。門無以次人丁。聽其終養。臣心為獨
子。與例正符。伏願皇上特沛恩慈。許臣遄歸。扶養其母。叨沐聖澤。以終天年。臣母殘病餘
生。統由再造。不惟臣母子啞環鍾骨。誓竭畢生。而報國方長。策名有日。益圖力酬知遇務展
涓埃矣。葉方伯映樞。號蒼巖。松江上海縣人。康熙戊辰。映樞以湖廣糧餉道攝布政司事。適
夏逆作亂。先遣僕奉其母出城。由水道還家。乃刺血書表。潛達御前。於藩署大堂。朝服正坐
自刎。其詞奏為臨難灑血陳情。恭謝天恩事。竊臣一介豎儒。倅中辛丑進士。選擢庶常。叨沐
皇上高厚深恩。厯任今職。常以潔己奉公。砥礪夙夜。但愧才具庸虛。寸長莫效。茲於康熙
二十七年五月初九日。署理布政司印務。忽於本月二十二日。督標裁兵陳夏包子倡亂。閉

城造反。劫奪撫臣敕印。分兵圍臣衙署。百計脅從。臣幼讀詩書。粗知禮義。雖白刃在前。豈肯喪心苟生。此時即欲率同妻女。闔門殉節。第念臣母年已七十六矣。隨臣任所。長子藍生葉敷文。又遠在原籍。其餘二子。年未成童。覺覺孤嫠。死將安歸。臣心不忍。因遣妻女奉臣母於水溝道出潛逃。臣此時微服匿影。或可倖免。以圖後效。伏念臣守土之官也。城存與存。城亡與亡。義所當然。謹將糧道衙門及布政司道號印五顆。封付家人葉善林。囑向所過衙門呈繳。具題復謹繕謝恩一疏。囑付家人葉升等俟臣盡節之後。奔赴京師。詣通政司衙門。賞授臣謹於本月二十六日。朝服向闕。九叩謝恩畢。隨升臣衙門。罵賊以佩刀自刎。勉盡一死。以報國恩。但恨事起倉卒。既不能先事綢繆。默消反側。復不能臨期捍固。獨守孤城。上辜三十載之皇朝。下負七旬餘之老母。君親兩負。死有餘愧。伏惟我皇上廟算如神。兵威丕振。么麼小醜。指日掃滅。但臣不能忍死須臾。以覩蕩定。惟有生生世世。卽結無盡而已。上覽奏。惻然。褒卹有加。嗚呼。世有視終南為捷徑。而絕裾不顧。藉檻轎為福堂。而係頸自甘者。彼何人哉。讀二公之文。亦可以少愧矣。

蔣山墉

顧亭林先生文武行奇學博。負海內重名。王峯三徐先生皆其宅相。也有答監修徐學士書。

以龍門雄健之筆。間作麗詞。以商山沈隱之年深言時事。覽其遺編。別為一格。豈諱切渭陽。
不覺語之工而思之追歟。書曰。幼時侍先祖。自十三四歲。讀完資治通鑑後。即示之以邸報。
秦昌以來。頗窺崖略。然憂患之餘重以老耄。不謨此事。已二十年。都不記憶。而所藏史錄奏
狀一千本。悉為亡友借觀。中郎被收。琴書俱盡。承吾甥來劄。慙愧勉以一代文獻。豈非生
平至願。恐哀朽未足副此。然既遇周情。兼叨下問。觀書柱史。不為無緣。正未知絳人甲子郊
子雲師可備。趙孟叔孫之對否耳。夫史書之作。鑒往所以訓今。憶昔庚辰辛巳之間。國步阽
危。方州反解。而老臣碩彥。品節矯然。下多折檻之陳。上有轉圜之聽。思賈誼之言。每聞於諭
旨。烹弘羊之論。屢見於封章。遺風善政。迄今可想。而昊天不弔。大命忽焉。山嶽崩頽。江河日
下。三風不警。六逆彌臻。以今所覩。國維人表。視崇禎之代。十不得其二三。而民窮財盡。又倍
蓰而無算矣。身當史局。因事納規。造膝之謀。沃心之告。有急於編摩。固不待汗簡奏功。然後
為千古金鑑之獻也。關輔荒涼。非復十年以前風景。而雞肋蠶叢。尚煩武略。飛芻輓粟。豈顧
民生。至有六旬老婦。七歲孤兒。挈米八斗。赴營千里。於是強者鹿鍊弱者雉經。闔門而聚哭。
投河併村。則張旗抗令。此一方之隱憂。而廟堂之上。或未之深悉也。吾以望七之齡。客居斯
土。飲澑餐霞。足怡貞性。登巖俯澗。將卜幽棲。恐鶴唳之重驚。即魚潛之匪樂。是以忘其出位。

貢此狂言請賦祈招之詩以代麥秋之祝不忘百姓敢自花於魯儒維此哲人庶興哀於周雅當事君子儒亦有聞而太息者乎東土饑荒頗傳行旅江南水旱亦察輿謠涉青雲以遠遊駕四牡而靡驛所望隨示以音問不悉先生在南時號蔣山傭中年以後跡絕故鄉遍遊燕齊秦晉間以終常言生平最憎者舟輿而歛翼跨術乃此身安處也其持論時僻往往賴此

秦將禮客

張靖逆侯趙勇略將軍皆秦人。熟望相埒而氣度各殊。靖逆駐軍甘州客有往謁者所次旅舍必細詢姓名註簿送驛每日飛騎入報比至州城候吏前迎曰某非從某地來者乎隨導入館舍飲饌供帳莫不腴備客入見多在宅內書堂麗僅八人肩輿載靖逆而出辭以足疾不拜捧手延坐寡於詞對然謙幣稠疊雖疎交必飲意而返。勇略功懋性剛其入成都時浙人王某棄偽職來歸。勇略知其夙負文望置幕下掌書記凡削稿進覽必候其升坐面無忤色始從屏後轉出。迨巡捧紙置案肅然退立。勇略小不當意遽拂紙於地亦不言應有點竄處。王蒲伏取藏袖中仍從屏後嘿嘿歸館易槁再呈率以為常故士人每憚從之平滇後家居身被寬袖直領之衣首冠黑絨帽以帕圍額雖王公至不為改服唯故舊寒素歎門求謁

則禮接有加。是知風塵延僨，即功蓋天下者，未嘗不留意也。

柳葉集

李雪木名柏。武功人。關中三李。中南山人李子德因篤。二曲山人李中孚與雪木也。雪木所著樹葉集。冷艷峭刻。如其為人。閭耕者云。農無穀。不農則肉。農無服。不農則穀。農蔽惡木。不農則渠渠夏屋。有古謠遺響。雁字絕句云。紙有長空硯。有山毫端蘸雨拂雲間。年年絕筆衡峰下。剩得南天萬里闊。咏雁字多矣。無似其落想空妙者。鳳泉別墅云。斗室無塵小徑幽。柴扉晝夜掩寒流。日沉澗底魚窺鏡。月上松梢鶴踏鈎。才弱羞陳三禮賦。家貧難買五湖舟。唯將碧眼酬黃卷。莫待青山嘆白頭。亦皮陸佳篇。

杜曲精舍

李雪木本武夫人。後遷郿縣。余同年友宋澄溪。以商南令調住省城。聞雪木名。禮致之不可得。因捐二百金買田一區。屋數楹於杜曲。迎而居之。雪木既移家杜曲。以書復宋曰。自到杜曲。神隱壺天者數晨夕矣。五陵固多勝槩。而杜曲為最。所買精舍。又在山水會聚處。昔司馬溫公富鄭公與康節營安樂窩。一二宰相協力為之。乃在雒陽繁華之地。或少閒曠幽靜之致。此則林壑環廬。有閒致。郊垌散步。有曠致。老圃老農。衣冠古穆。有靜致。鷗鷺飛於水田。麋

鹿遊於若徑。有幽致。春則紅桃萬樹。冬則白雪千峯。夏則月絲曳柳。半入青天。秋則霜葉醉峯。忽成丹嶺。加以魚鳥之會心。煙霞之娛目。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鶴谷鳳原。豈足方比。老李生坐卧於中。可以讀書。可以樂道。可以養老。可以足衣食而長子孫。唯有偕耘鋤之婦。梨棗之兒。共戴高誼耳。雪木孤介。絕俗非澄溪。誠於禮賾。未易即致。存此畫。以見繡衣之好。渠澗之安。兩得之也。

一康

邵陽康乃心。字孟謀。為邑諸生。有文譽。尤工於詩。康熙乙丑。王少司農士禛奉祀。祭告西嶽。偏訪名勝。偶遊萬福寺。見乃心題壁數絕句。嘉歎久之曰。關中三李。不如一康。錄其弔秦莊襄王墓二首而去。康舉大挑。其明年學使者貢其名於太學。斐英馳藻。望重三雍。己卯歸試。秦省。以第五獲雋。觀乎晏元獻之於王琪。楊鐵崖之於袁凱。以今準昔。事有同符。蓋具天下才者。未有不愛天下之才者也。

石經

余既購西安石經全本。而未詳書者姓名及刊立始末。走書潁陽詢李子德。內翰李遺其嗣子叔青。往藍屋從趙子函家抄示云。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五經於太學講堂。此初刻也。蔡

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颺求正定六經文字帝許之。邕乃書丹刻石立於太學門外此再刻也。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體石經古文用蝌蚪鳥跡體篆用史籀李斯胡毋敬體隸用程邈體此三刻也。魏世神龜元年以王彌劉曜入洛石經殘毀崔光之請補之此四刻也。唐天寶中刻九經於長安禮記以月令為首從李林甫之請此五刻也。文宗時鄭覃以經籍刊繆建石讐并準漢故事太和七年敕唐言度復定石經字體於國子監立石九經並論語孝經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開成二年告成此六刻也。按六朝以前用分隸今石經皆正書且多倣歐虞法知其唐人書無疑禮記首月令以尊明皇諱純字以尊憲宗又知其非天寶以前人書矣則今西安府學石經乃唐文宗敕定而成於開成時者舊在務本坊韓建築新城棄之於野朱梁時劉鄩用尹玉翁請遷故唐尚書省之西隅宋元祐中汲郡呂公始遷今學明嘉靖乙卯地震石經倒損西安府學生員王堯惠等按舊文集其缺字別刻小石立於碑旁以便摹補唐書謂文宗朝石經違棄師法不足觀然其用筆雖出衆人而法猶不離歐虞恐非晚近所及唯王堯惠等補字大為紕繆今華下東生文家有乙卯以前捐本底幾稱善焉趙子函名嶠啟禎間孝廉藍屋人所著有石墨錄華按光和在熹平後錢牧齋註杜亦云刻立石經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

光和也今分初再刻似誤

景龍觀鐘銘

西安府學宮唐宋之碑林立俗稱碑洞長安縣有景龍觀鐘銘為唐睿宗書因去洞遠而獨者必塞其內空緣梯而上乃可椎刷故罕傳於世然文體簡雅書法遒媚極可愛也文曰原夫一氣凝真含紫虛而構極三清韞秘控碧落而崇因雖大道無為濟物歸於善貸而妙門有妙滅咎在於希聲景龍觀者中宗孝和皇帝之所造也曾城寫質闕苑圖形但名在騫林而韻停霜處朕翹情八素縕想九玄命彼鼓延鑄斯無射考虞倕之懿法得晉曠之宏規廣召鯨工達徵鳬匠耶溪集寶麗壑收珍蓋風雨之長節昏明之候飛簾扇炭屏翳營爐翥鶴呈姿蹲熊發狀角而不振侈而克揚庶其曉散靈音鎮入鵠鸞之殿夕騰仙韻恒流鵠鵠之間聾俗聽而咸痊迷方聞而永悟洪鈞式啟寶字攸鑄其銘曰紫宸御曆青元樹因傾巖集寶竭府收珍杜愛律應張永規陳形包九乳儀超萬鈞上資七廟旁延兆人風嚴韻急霜重音新自茲千歲從今憶眷戀玉京而薦福侶銅史而司晨其後歎為景雲二年太歲辛亥金

九月癸酉金湖一十五日丁亥土鑄成

曹全碑

漢曹全碑。出於郃陽之下莘里村。明萬曆中得之。其石完好。止缺一因字。無書撰人姓名。俗謂蔡中郎者。以其文格似漢。又為八分體也。碑陰有市掾曹史督郵喬夫三老將軍令史門下祭酒諸人。釀錢鑿石。蓋亦去思遺策。

兔

曲禮鬼曰明視。陸佃曰。鬼吐也。明月之精。視月而生。故曰明視。王允論衡。鬼雄毫而孕及生子。從口中出。余見蒲城原子鬼說以為鬼之雌雄。其孽尾無異他獸。每月一孕。子生則以土培之。而壅其穴。出入必然。或竊啟其戶。子輒不成。蓋古所謂視月者。視月之候而孕。又謂吐生者。得土而生。土訛為吐也。

七月天

淮上金道洲人望初任粵西馬平。余初任河南項城。丁艱服闋。皆補秩。闈中余至白水一載。道洲乃令長。武風好既讀。偏隅相望。因走役候之。其復書云。才到鷄觚剛剛一月。欣傳鯉素。耿耿生平。感舊雨之彌新。捧新詩之溯舊鴻。賓雁旅。曾經十換星霜。蟲臂鼠肝。不啻重逢笑語沾青衫。而欲溼是誠何心。指白水以為盟。恭惟執事。尊自君袍方綠。予服猶縕。佯羨馬上之鞭。中多邅邐。私挾懷中之錦。會有逢迎詎料儀。不下秦總。由旁寄瑜。何生亮都付荒唐照。

慕我之有人。遂易名而去國。斯時也江邊船艦尚插征旗。嶺上烽烟渾如毒霧。窮廩萬里。既
地老而天荒。荏苒三年。徒風悲而日慘。兼之攜來僮僕。半葬於懊惱澤。邊賣古琴書。行吟於
汨羅江畔。辱藩侯之招簡。今楚南方伯。問生涯原是之無。竊駢語以飛翰。操丹鉛何工。四六節。備
書之辛苦。一歲累有千金填在任之逋亡。百刦幸留殘喘。謂斯人之不死。絕意希榮念垂白
之高堂。奉甘唯祿。爰束帶而重贍三殿。又極巍峩。闢閭之觀下除書而分別五方。補止五人分五省
偏處蕭瑟閒關之地。淄與未遂毛檄。遄征一至於斯。亡無日矣。顧長武者。割邠國之一隅。當
邊陲之三面。驛騷而罷於奔命。歲險而苦於頻仍。地大如丸。封函者此物。居凹唯穴營窟者
何嫌。更且賦逋萬千。民皆鳩鵠。授受類玄黃之戰。前者已傷庭電。若神鬼之驚。後來尤酷不
受。則明明民久難逃。捐斂之條。受之則纍繁帑貸。立臨考成之罰。昔僅憂生於瘴癘。今則坐
敗於催科。望之未解者一也。憶彼炎疆十二城。裒然居首。俯茲鴻翊三十長。瞻之在前。豈雞
口之福難消。畢竟因差果錯。迺牛後之羞。旋至大似谷震鐘鳴。望之未解者二也。願有請焉。
大可怪者。羅池樹聳。柑閨臘而仍丹。南服陽生。花未春而盡紫。蠻女擎荷包餌。冰無迨泮之
時。尚客櫛著更鹽。地有不死之草。夫何三冬衣葛。未聞范叔啼寒。頓易五月披裘。應被嚴陵
呌屈。天心如此。生意可知。望之未解者三也。若就服食居處而言。以及風土人情之變。真堪

發人一噱。笑我長貧者矣。偕兄入洛。老米三餐。迨弟居尼。豆芽兩頓。

記與君京邸有老米三
餐兩豆芽之謠。此官柳

下猶然爲家風也。庭前朱荔偏間歲而方苞江上秋風。鳥名立秋十日小魚出水能飛子有句云狀

論時則

不出時

則

甫踰時而不見今者一望周原百年幽地市無兼味官厨以剪韭為豐圃乏嘉蔬土

人以烹葵為誕將使公劉橐底餕即稱珍無令金中塵仍是寶嗟乎噫嘻來日大長居者不

易沉沉夜柝如送鐵撥清淒種種顛毛怕聽銅琵琶裂謂鮑明遠擅蒼涼之調裁則何人奉

張燕公富制誥之木卿其雅匹胡為淹滯尚爾卑樓謬荷長懷仰叨高誼走七百里之使者

慰十八年之故人翻笑成悲情所必至銘感入骨口總難宣本同學之少年竟一官而老大

聖明在上望吾兄於掖梧臺柏之間局蹐難容當諗戒於塞柳關榆之下道洲才調風流即

此書已見一斑其抵長武也題一聯於堂柱曰家臨漂母千金地人到邠風七月天未幾以

受代註誤却計其時止七閱月耳蓋亦有預兆焉

米畫

蒲城米侍御裏家藏南宮真蹟許魯齋方正學兩先生各有題咏非易見之寶也許云樹色
模糊蘚逕平人家只隔水冷冷白雲不解龍從出遙却峰巔一半青方云海嶽庵前覓舊踪
蒼茫雲樹隱南宮別來幾點青山影付與寒鷗一蓬風

慈淨

山左邢子愿之妹名慈淨嫁於馬氏。善畫觀音像。其書法亦有子愿風格。來禽館帖所稱比日賢妹。將佳兒佳婦抵舍中。後樓一帶嚴密深靚可居。弛裝欣悅者。所謂慈淨也。邵陽康子孟謀為余言之。

筠湄幽婚

宜君楊筠湄素繩緺婚中部劉氏未娶而劉歿。筠湄年方弱冠。書齋夜讀。有垂髫女子。碧襦紅裳。含笑歛戶。曰妾即君之婦劉氏也。良偶未諧。早歸泉壤。然誼托絲蘿。理無幽顯。故不憚遠。叩書幌以成委身之願。筠湄性本清狂。遽近擁之。衾裯纏綿。貞體宛然。自此及夕。即來踰歲。乃絕將離之辰。掩泣流連曰。君福位達。大尚期昂。筠湄因詢以科名爵祿之事。遂口占四語云。中舉中進士做官做御史。督學在山西。巡撫江南止。其後一一皆驗。果由安慶中丞遷楚而卒。

粟兒

磬玉之山有麗人焉。姓宋。小字粟兒。生而清眸纖指。竟體柔豔。同閭絕愛憐之。皆曰宋家粟。其宋家玉乎。隴西刺史典其州。心閒政裕。工於子墨州之鄉老。以粟名上刺史者。為侍硯青。

衣刺史雅善鼓琴退食之暇每於月亭松閣興至揮絃栗輒槁小猿貌以從拂石几薰名香終奏氤氳肅立無倦容以是闢扉而入放衡而歸栗唇恒沾墨澑膚蘭餘芬拂拂出桂袖間見者無不嘆刺史風流亦羨侍者之若仙矣歲在甲戌栗年二八而贏奉刺史教今日久詞解彌雋從刺史至長安館於蕭寺適有清河公子號天下才亦客秦與刺史之居相望刺史熟公子名肩輿往謁公子豐軀岳峙雄辨泉流豪邁英悍之色驚照四座栗立刺史後數目公子公子亦竊見栗忽若神移者刺史微覘之歸問栗曰汝有所眷於公子乎公子年少而才負天下重望汝能從之遊則棲托之佳無踰於此栗再拜嘿無一言乃遣栗至公子所時維夏五之杪雨霽涼生新月半窗清簟如水公子孤坐引酌憫焉有思栗適至遽起歡迎輶所飲酒飲之而曰仙乎仙乎其羽衣之陞空霄乎其蓮花之湧淨土乎今夕何夕我無以喻我懷也栗性不勝勺捧危徐進三醻以後雙靨潮紅前啟公子曰兒家刺史賢聲溢於關中貂縠珠履日集其門以兒視之率麟檀耳繡虎英雄今乃得公辭彼嚴霜就爾薰風兒不自知魄化心融言未已悄乎變容淚繩繩下哽咽不能成音公子亟以丈帶承其媚睫浴以沉水相以輕綃吹芳語綺擁之忘曙居久之漸及昵狎因戲謂栗曰嚴霜之云汝固畏刺史者耶曰刺史有父母之尊云何不畏公子曰我異日建綏入境面城南臨儼然刺史也能勿畏

耶。栗美攘皓腕微拂公子頤曰。季春較晚惆悵芳時。怨且不免。遑言畏乎。公子感其意隨命丹青善手為圖小像。以誌弗謾。栗曰。兒對鏡自看。差亦無恨。唯寫眉時少損其黛。則芙蓉遠山。半秋於馬卿之側。竊所願耳。公子長揖向栗曰。某所不如教而抱影南歸。珍為夜光。以終此生者。有如日。當刺史過公子時。公子方袒跣灑翰。雲烟歷落。頃刻盡數綱。付乞書者去。然後擊牋踏榻。拱客就坐。相對啜茗。劇談上下今古。袞袞不少休。意氣閒放。旁若無人。而一遇婉孌。其傾倒縋繾如此。然刺史益心重公子曰。此情賢也。我當終成之。既而曰。嗟乎。物莫不各有遇也。龍潛於歲。掘之則雲雷之氣升。鵠蘊於石剖之則忠孝之章出。非皆清河已事哉。奉府符倉卒治裝還州。瀨行回顧。栗曰。善事公子。太息登輿而去。

牧化

山東平原縣離城三十里。有楊姓者。年二十許。牧羊山陂。偶瞑坐石上。久而不起。羣牧呼之。亦不應。迫視之。但見其口烟出如縷。俄有青焰從喉間吞吐不已。閱二時。焰乃熄。而體殼挺然。蓋已逝矣。村民遠近奔駁。以為是子得道。焚香羅拜。白水方尉元貞。曾目覩其事。

空中黃織

余內兄畢西臨。自滇南歸。偶來栗署。為余言康熙二十七年春夏之交。去雲南省城四十里西南有山。每遇天晴之午。輒有黃色寶蓋從山頂漸起。漸高聳入天半。燦耀飛揚。徐徐而下。仍復軒舉。薄暮黃色始淡。至暝乃沒。如是者兩月餘。山麓舊有龍王廟。方伯遣府佐致祭。究不知其何異也。

對羊

羅次縣山素無野豎。登極忽見羣羊數百。偏散嶺谷。齧者奔者。卧者噉者。各自成對。不牽匹耦。縣人異之上山。競觀。萋草蒼然。一無所覩。未幾遂有吳逆之亂。

崆峒鶴

天下崆峒山五。其在秦地者。慶陽平涼之間。相傳為黃帝問道處。山之絕頂有洞。每天日晴震。則玄鶴一雙。從洞中盤旋而下。翅大如車輪。石壁古文刻云。此鶴為堯時甲申載始見。順治四年復見二鶴。今是山遂有四鶴。

樹蜜

爾雅翼。北方地燥。蜂多在土中。南方地濕。蜂多在木中。故多木蜜。杜工部入蜀口詩云。樹蜜蠻蜂亂江泥。輕燕斜錢箋。引古今注。枳椇子一名樹蜜。証之按枳椇子秦中呼為楊棗。其實

拳曲如老人杜核在肉外味甘與棗同余官白水曾有以此果相餉者初無關於早蜂也。况蜂以釀蜜遠樹而喧則見其鄰燕以臨江啣泥而舞則見其斜。正寫水國春華之景又何必強援以為奧博耶。

水鴉兒

關內呼黃鸝為水鴉兒。旱乾累月氣如焚燎忽樹頭覲曉數聲則滂沱立至故獲此名夫一
鸝也春轉上林則巧同歌鳳雨占下里則拙並啼鳩可知物無定名亦在所遇之時與所值
之地耳。

乳瘞

扶風縣田者偶見河岸土崩鑿之得一銅器狀如盂高八寸圓徑六寸乳周其體硃翠斑爛。
中有古文莫能辨識。田者橐以入城。醫師席姓出半錢易之。偏詢博古家曰此殷之乳瘞也。
古文為祖丁二字。席乃珍焉。合肥許四山孫荃視學西秦席以瘞獻因錄其子於邑書。

旱草

歲欲豐甘草先生甘草謂羲劉伯溫早春詞喜見兒童相報牆邊舊采先生是也歲欲旱旱
草先生旱草謂葵葵康熙壬申西安大饑余自彭衙攝事奉先散賑東鄉有以葵葵子獻者

余却之曰。豈有斗米千錢之時而受人餽遺者乎。獻者曰。野無耆年。唯此則不濡而棄。敢以代斧。余因黯然得句云。野獻蒸藜為旱草。澤鳴鴻雁是哀禽。

天雨蟲

害稼之蟲。螽蟬螟特生必以漸。故可禳可捕也。庚午八月七日。忽有小黑蟲長寸餘。從空而墜。轉瞬間蔽地盈林。穿牕登几。幾欲無隙。蠕蠕之狀惡不可耐。如是兩日。倏然不見。西延近色。河東蒲汾皆然。頗蓄秋穀。此異亦史傳所未聞者。

神僧

蒲城羅秀才家貧。授徒館於邑之東偏。暇日緩步池上。天正晴朗。聞樹杪颯聲。風雷驟作。羅生闔戶少息。出遇一僧。袒襷披髮。覆被肩面。布衲芒鞋。貌甚奇古。生揖之曰。師從何來耶。僧笑而不答。因邀至書館。授以一餐。僧曰。明日幸俟我於東嶽神祠。當設筵相酬也。如期而赴。良久僧至。祠內空無一物。時已昏黃。僧乃於袖出圓紙。吹上屋梁。忽成皎月。光彩煜煜。四照向祠東壁。以手指畫門雙扇。豁然開長鬚平頭者數人。從壁門出。布席設坐。錦屏繡褥。海錯山珍。靡不備具。酒既再行。僧曰。寂寂無以娛賓。可命妓之能歌舞者來。俄見十六麗姝。亦出自壁門。纖韞乍發。雅樂雜鳴。既而咸呈妙技。或凌屐緣屏。或反腰貼地。或雪飛雙劍。或

星走三丸羅本寒素士觀之目眩神駭遂巡求退僧舉袖一揮妓僕器物俱隱入壁梁月隨人移照蘿祠外聽誰樓鼓聲已三嚴矣羅向僧拜曰我師固天上人也不謂塵途遘茲神異我將從師為汗漫遊師許之乎僧曰子有窮相而無仙骨未易言此羅哀祈再四仍於袖出一小木龍令羅乘之鱗角飛動倏長數丈千林萬壑瞬息而過狂濤怪浪澎湃盈耳羅震悚欲墜僧已在前途呼曰可下矣下則一海島茅庵也翠峰插漢孤燈熒然僧曰君且止此我往覓杯茗為君解醒庵外白額虎跳躍而來張口向羅僧至叱去羅生惶怖欲絕涕泣求歸僧曰我固知君之不能從我遊也然君常餵我有薄物奉君為壺餐之報因傾小瓶藥丸如豆斷庭前細竹數寸贈羅謂曰君歸後殷邦十五鬼井奇侵用此乃免耳羅祇受假寐少頃開目依然身在蘿祠門外殘漏未終天甫向曉悵惘步回書館竹枝丸藥猶在掌中投置敝篋不復省視閱三載果遇奇旱羅益貧困取僧所贈藥偶向門屈成磨之藥化大發屈成鎔為黃金重二兩許又以細竹枝劃地成圈輒得胡餅一枚啖至三枚再割則不成矣日以為常以此不致困乏次年穀稔遂失竹枝所在殷邦蓋謂嘉靖十五即七八兩年而鬼井乃塞之分野也

崇禎末蒲城人屈曼者。為縣隸性嗜酒一日持檄下鄉中途醉卧夜半乃醒時朗月如晝見古槐樹間有年少書生烏巾緘袍仰月呼吸俄而口吐一珠色赤於火以手承弄曼踉蹌而前遂向生手奪取吞嚥生怒爭不已既而曰假汝經年仍當歸我耳隨失所在曼吞珠後覺體甚飄忽舉念即至其所旋有黠者雇曼入省會投文距西安二百餘里食頃已到並不見其跋涉之跡試之他事皆然眾咸謂其得隱形術適御史巡蒲錄諸訟牒怨家重賂曼徑入堂掣牒左右無見者御史微覺階前有半體人案牒翻翻自動心甚駭異急以所佩印重按之忽得人手其全體亦垂現立命筮斂曼埋踰夕其地墳起成一小穴若有物出入狀蓋書生取珠為之

白巾

葉石林避暑錄話謂李思訓畫明皇幸蜀圖嘗見其摹本方廣不滿二尺而山川雲物車馬人畜草木禽鳥無一不具嶺谷閒民皆冠白巾以蜀人為諸葛孔明服山居深遠者後遂不除余在關中時其民人依制宜戴纓笠而皆冠白巾雖遇吉筵亦不易大抵雍梁之俗自古然也

金蝦蟆

杜工部靈湫詩曰坡陀金蝦蟆出見蓋有由按瀟湘錄唐高宗患頭風宮人穿地置藥爐忽

有蝦蟆躍出色如黃金背有朱書武字宮人奏之帝頗驚異命放苑池拾遺所咏是富年實事乃錢虞山箋注援酉陽雜俎所載月光屬林尋化金背蟆蟆事以為月者陰精后妃之象托喻貴妃之贊祿山似近附會

飛浮石

飛浮山在黃河中出沒不時峰巒下垂上平如几山勢可三四里許近河好事者或棹舟敲取其石為玩石竅皆空能吸水倒升順治丁酉歲出浮河面不久而沒非常見也史又作飛服山

乩書

陝西糧鹽道祖公允國事乩仙甚謹康熙丙子科祖襄典試出閭偶詢他事乩忽書云我乃延安府清澗縣受冤人李奉河也問何以至此又書我隨仇生入場汚其卷而出祖公潛訪其實為之雪冤適被召入京未果夫一鄉舉何關榮辱而行一不義至為怨鬼所阻既奪其名復暴其過不大可畏乎

高宮詹

中南山人常言高宮詹生有異質身御盛服雖時當酷暑曾無點汗便遺之事終日不行以是出入禁闈從容中禮凡侍從諸臣俱莫能及

觚賸卷七

吳江鉏 琦玉樵輯

粵觚

上

五瘴

宋景祐初。龍圖梅公摯以殿中丞出知昭州。著有瘴說鐫之崖石曰。仕有五瘴。急征暴斂。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昏晨醉宴。弛廢王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惑擗姬妾。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瘴也。有一於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病。病者必殞。雖在轂下。亦不可免。何但遠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乃歸咎於土瘴。不亦謬乎。夫梅公所指五瘴。切中仕者膏肓。苟其知而反之。非止却疾。亦以延生。則真療瘴之良方也。余仕粵載餘五年。幸無一犯。身泰心閒。極於平善。然是說也。中土之人。既達不獲歸而仕茲土者。又或非所樂聞。誰復搘石剥苔。以傳於世。己卯秋。潘太史稼堂。從西粵來。以搨本見示。予亟錄之。不敢自祕。用以公諸仕於瘴土者。

仆木自起

高明縣治東南六七里。有村曰禾倉頭。陂塘屈曲。叢灌陰翳。海王廟側鶴木一株。大可合抱。俯蔭潭水。康熙丙子五月。為颶風所拔。村人剪截其枝。而薪之。其本則枯。仆水中。已三年矣。

己卯五月初十日。忽自起立於本上復生新枝。其葉排比尖長。蒼翠偏反。殆如鶴羽襯襯。勢將飛翥也。合邑驚相傳告以為余蒞茲土。致有此瑞。欲以上聞。余曰。此天地國家之祐祥。余何有焉。眾議乃息。是村又有龍眼樹而荔枝實者已二十年。皆可異也。

六貞女墓

順德縣陳村。土沃人稠。李氏之族尤盛。皆夾水而居。丙辰春偽馬雄從廣州竊據新會。有武進士伍皇多者。村中大猾也。首先納欵為雄微餉。於鄉傳勢作威。唯意所欲。李氏六女窺伍強暴日甚。懼必不免。潛以酒相醉。期於子夜潮生盡命。一夕俱赴水死了。無知者詰旦失女。家傳告驚惶。迨於潮落。女屍見焉。紅羅連臂。明粧儼然。其家合葬於龜山之陰。當事者立石表之曰六貞女墓。過客多有題詠。而陳元孝乘鸞合上三珠樹。化雲應為六出花之句。最稱工妙。

啖石丐

廣州市上有丐者。年二十餘。貌極尪羸。而腹火如瓠。每晨出則行且呼曰。收買瓦石礮器。羣豎聞聲即走。隨其後。好事者與以銀錢少許。拾塊石片瓦命之食。即納口咀嚼無異。鞠躬東莞。紅米石。其所最甘也。唯與以磁器。必索重賞。而後食。瞪目伸頸。微有哽咽。難下之狀。暮棲

三界神廟天暑必浴於廟前之江如瓠之腹浮水不溺羣豎噪而聚觀焉

焚旗

兩廣總督轅門兩旗竿。東西省各主其一。康熙甲寅二月白晝飛火忽焚其右。焦灼過半。旨卜史曰大焚其旗不利行師。是年孫延齡叛。竊據桂林攻之屢挫。蓋亦凶兆之先見者歟。

天涯亭

番禺黎方潞字台引。甲午省試謁文昌於桂香宮而占焉。得蕭然流落在天涯之句。意甚快。惲及榜發有名。竊謂神語無驗。比下第歸道經山東。行李悉為賊掠。蕭然一身。又十餘年。得廉州府欽州學正入境。仰首忽見天涯亭。暗憶前占。始信數皆預定。而中心益懷隱憂。未幾尚藩謀叛。以從逆失職。流落而終。

雪遘

浙江海甯縣。查孝廉字伊璜。才華豈點而風情瀟灑。常謂滿眼悠悠不堪酬對。海內奇傑。非從塵埃中物色。未可得也。家居歲暮。命酒獨酌。頃之愁雲四合。雪大如掌。因緩步至門。冀有乘興佳客。相與賞玩。見一丐者。避雪廡下。強直而立。孝廉熟視良久。心竊異之。因呼之入坐。而問曰。我聞街市間。有手不曳杖口若啞枚。敝衣枵腹而無餓寒之色人。皆稱為鐵丐者。是

汝耶。曰是也。問能飲乎。曰能。因令侍童以壺中餘酒傾甌與飲。丐者舉甌立盡。孝廉大喜。復熾炭發醅與之。約曰：汝以甌飲我以卮酬。竭此醅乃止。丐盡三十餘甌。無醉容而孝廉頹卧胡牀矣。侍童扶掖入內。丐逡巡出。仍宿廡下。達旦雪霽。孝廉酒醒。謂其家人曰：我昨與鐵丐對飲甚懽。觀其衣極藍縷。何以禦此嚴寒。亟以我絮袍與之。丐披被而去。亦不求見致謝。明年孝廉寄寓杭之長明寺。暮春之初。偕侶攜觴薄遊湖上。忽遇前丐於放鶴亭側。露肘跣足。昂首獨行。復挈之歸寺。詢以舊袍何在。曰：時當春杪。安用此為。已質錢付酒家矣。孝廉奇其言。因問曾讀書識字否。丐曰：不讀書識字。不至為丐也。孝廉悚然心動。薰沐而衣履之。徐詫其姓氏里居。丐曰：僕系出延陵。心儀曲逆。家居尊海。名曰六奇。祇以早失父兄。性好博遊。遂致落拓江湖。流轉至此。因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斯。敢以為汚。不謂獲遭明公賞於風塵之外。加以推解之恩。僕雖非淮陰少年。然一飯之惠。其敢忘乎。孝廉亟起而捉其臂曰：吳生固海內奇傑也。我以酒友目吳生。失吳生矣。仍命寺僧沽梨花春一石。相與日夕痛飲。盤桓累月。贈以屢屢之資。遣歸粵東。六奇世居潮州。為吳觀察道夫之後。略涉詩書。耽遊廬雉。失業蕩產。寄身郵卒。故於關河孔道。險阻形勝。無不諳熟。維時天下初定。王師由浙入廣。舳艤相銜。旌旗鉦鼓喧譁數百里。不絕。凡所過都邑。人民避匿。村谷間路無行者。六奇獨貿

貿然來。運兵輒送麾下。因請見主帥備陳粵中形勢。傳檄可定。奇有義結兄弟三十人。素號
雄武。祇以四海無主。擁衆據土。弄兵潢池。方今九五當陽。天旅南下。正蒸庶孽。蘇之會豪傑。
效用之秋。苟假奇以遊劄三十道。先往馳諭。散給羣豪。近者迎降。遠者響應。不踰月而破竹。
之形成矣。如其言行之。粵地悉平。由是六奇運籌之謀。所投必合。扛鼎之勇。無堅不破。征閩
討蜀。屢立奇功。數年之間。位至通省水陸提督。當六奇流落不偶時。自分以汚賤終。一遇查
孝廉。解袍衝門。贈金蕭寺。且有海內奇傑之譽。遂心喜自負。獲以奮跡行伍。進秩元戎。嘗言
天下有一人知己。無若查孝廉者。康熙初。開府循州。即遣牙將持三千金存其家。另奉書幣。
邀致孝廉來。與供帳舟輿。俱極腆備。將度梅嶺。吳公子已迎候道左。執禮甚恭。樓船蕭鼓。由
胥江順流而南。凡轄下文武僚屬。無不願見查先生。爭先饋貽。蓋綺囊珠不可勝紀。去州城
二十里。吳躬自出迎。八駒前馳。千兵後擁。導從儀衛。上擬侯王。既迎孝廉至府。則蒲伏泥首。
自稱昔年賤丐。非遇先生。何有今日。幸先生辱臨。靡丐之身。未足酬德。居一載。軍事旁午。凡
得查先生一言。無不立應。義取之貨。幾至鉅萬。其歸也。復以三千金贈行。曰。非敢云報聊以
誌淮陰少年之感耳。先是。茗中有富人莊廷鉞者。購得朱相國史概。博求三吳名士。增益修
飾。刊行於世。前列參閱姓氏十餘人。以孝廉夙負重名。亦借列焉。未幾。私史禍發。凡有事於

是書者論置極曲。吳力為孝廉奏辯得免孝廉洞後益放情詩酒盡出其橐中裝買美叢十
二教之歌舞每於良宵開謙垂簾張燈珠聲花貌豔徹簾外觀者醉心孝廉夫人亦妙解音
律親為家伎拍板正其曲誤以此查氏女樂遂為浙中名部昔孝廉之在幕府也園林極勝
中有英石峯一座高可二丈許嵌空玲瓏若出鬼製孝廉極所心賞題曰編雲閣旬往視忽
失此石則已命載巨艦送至孝廉家矣涉江踰嶺費亦千緡今孝廉既沒青娥老去林荒池
涸而英石峯巋然尚存。

百歲觀場

順德人黃章年近四旬寄籍新甯為博士弟子六十餘歲試優補廩八十三歲貢名太學康熙
己卯入闈秋試大書百歲觀場四字於燈令其曾孫前導同學之士有異而問之者曰我
今年九十九非得意時也俟一百二歲乃獲雋耳督撫兩臺召見授餐其飲啖俱過常人各
贈金幣遣之

逍遙居士

番禺隱士蒲衣子王隼生而善病瘦體鶴立結潔廬於西山之麓者二十年夫人潘氏通史
漢諸書樂貧偕隱字之曰孟齋有女瑤湘能詩擇偶得故人子李孝先遂妻之蒲衣子性嗜

音。常自度曲孝先倚而和之。瑤湘吹洞簫以赴節。雨闌更靜則聲發涼廬中。聽者有月笙雲璈之想。未幾孝先卒。瑤湘怡然矢節。自稱逍遙居士。蒲衣為刻逍遙樓詩梁太史藥亭寄示瑤湘。書云：聞瑤湘讀畫余甚喜。余與汝祖若翁交凡兩世矣。視汝一如己子。故甚望於汝之成也。余有女龍端少女一歲。頗聰慧。余授以詩。上口即能背誦。而余性懶。不能常授。以此龍端之學不及汝。聞汝近讀漆園南華。南華之文章善幻。而其言道也必遡乎。未始有道其言物也。必主乎齊齊。而列以不齊之狀。總歸於化。善讀南華者當知之。又讀禮經。禮經漢白虎諸儒之所著也。二戴大小夏侯各師其傳。然不越天下國家朝會謙讓。嘉勞贈答。儀文縟節。至言閨門。則禮之節。蓋謹矣。更讀離騷。楚臣屈原。不得於君。發為奇文。香草美人。芳蘭君子。三湘九疑之間。左倚桂旗。右攬揭車。汝誦之。倘亦有恍焉如見者乎。余何時得來汝父西山。見汝於涼廬。使汝將所讀畫各誦一遍。俾我冷然稱善也。觀太史書。精深雅麗。其寄示當在瑤湘。未字孝先時。瑤湘非奇女子。何以得此於藥亭哉。

花乳糖

食物生於樹亦有成於樹者。桃鈞柳酒而外。又有椎糖。占城國東庸寨及東洋諸處樹名丹梓。其本在草木之間。微有疎節。榦似楨。榔葉似蒲葵。三四月間白花生於葉底。異穂同莖。香

朵累疊擗其莖則白乳淋漓而出繫筒盛之取熬成糖較蔗霜更為甘瑩然必成於花時猶婦人之育而始乳焉。

不昧堂

長壽寺僧寄生童真入道精純一職中歲忽示微疾白其師石濂曰某二十年後再來助和尚重興飛來舊刹乞塔全身於此石濂許諾泊然而逝閱辛酉到甲戌之間五洪潦侵龕意將荼毘見夢於和尚以法體不壞為言合山禪眾夢亦如是啟龕而觀莊容儼若乃於長壽西偏建不昧堂迎供肉身余於戊寅八月至堂瞻禮猶見其修髯皓齒結趺冥坐無異定中僧也

粵社以榕

學者目覽羣籍而足未履方州不特見聞之隘即四子書亦未得其解也如伯牛有疾章紫陽小註曲為之說殊不知鄒魯之家土牀俱在南牖下伯牛卧床夫子從牖外執其手而嘆耳南方橋梁之以木成者數十歲而一易北方則一歲一易孟子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蓋冬月潦盡然後徒杠輿梁可成春水大至則撤其材而藏之策焉寨黨各因深淺而涉苟非踰晉越秦豈識屬揭之章哉余補官東粵其土之宜木唯榕最高大而壽郊屋

鄉遂無不有社。社皆体榕而立。始知夏氏殷人之以松以柏亦猶粵之以榕也。朱竹垞曰。北方之人四體不勤。南方之人五穀不分。顧亭林曰。北方之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南方之人羣居終日。好行小慧。難矣哉。此皆周行南北。熟悉其人情土風。乃有是語。

巡檢附魂

河源縣藍口司巡檢王學貢。浙江山陰人。康熙戊寅十一月卒於司署。有女長而未字。以哭父成疾。踰月亦歿。就木之頃。忽蹶然起坐。俯視其體曰。我固王巡司也。何以作婦人裝。遂亟解其足。紛投於地。復命左右雜髮留辮。索戴纓笠。披袍曳屨。若患狂譖者。內外胥僕無不愕駭。良久漸已豁悟。乃呼其子宗昌來前。言我陽曆未終。幸邀冥王慈命。復來人間。惜汝姪心傷失怙。悲慟而亡。今假其宅舍。以托餘年。然壯行之志。尚熟於衷。未知可聞之上官。還我微秩。否。因欲往謁縣宰。宗昌止之。不能竟持版入。見肅行曲跼不敍。曩儀縷指輸詞。猶誌陳牘。宰為順天劉肇琨。已心訝其事。座次酬答。形容妍媚。戲語之曰。貴司行年幾何。則拱而對曰。卑職大馬齒五十七矣。職既返生。尚祈還秩。惟堂公實主之。劉微笑而已。維時隴干殷公。建牙惠州。宗昌冠帶其婢侍叩軍府。殷公極為嘆異。贈以多金。己卯二月二十二日也。

粵土疎而沃名花珍果是處繁饒而老樹之產於幽崖邃谷者歷年既久蟠根屈曲變幻衆形好事之家搜剔遐險置為几案清玩然工巧天成無若高明謝氏之荔根屏者色純紫高五尺許橫斜二尺鐵幹離奇新枝挺出宛如畫梅滿幅其疎花散布枝間含苞折蕊細大不一復有寒雀三四或齋或棲各具生態最上一枝倒垂尤極夭矯夫天之生物神矣而以物肖物天奪人工抑又神也楓叟梓牛曷足異乎

相思子

紅豆名相思子其樹之葉如槐感夏子熟破莢而出色勝珊瑚粵中閨閣多雜珠翠以飾首經年不壞相傳有怨婦望夫樹下血淚染枝旋結為子斯名所由昉也維揚吳園次為吳興太守有詞云把酒祝東風種出雙紅豆梁溪顧氏女見而悅之日夕諷咏四壁皆書二語時因目箇次為紅豆詞人

花田花塚

珠江南岸行六七里為莊頭村家以荔枝為業多至一二百畝昔南漢劉鋹有美人小字素馨者居此故其植獨繁而芬芳酷烈亦勝他所花時珠懸玉照數里一白是曰花田南海布衣岑霍山詩珠江南岸晚雲晴處處桑麻間素馨燈事尚傳遊子艇墓田曾誌美人銘迎

風暗入秋衫賦籠月微聞夜夢醒腸斷賣花聲去後當年朱戶已長局明崇禎中名姬張喬
歿後風流之士釀錢掉土葬之白雲山梅坳人致一花種其葬處得數百本五色相間爛然
如錦是曰花塚遙與花田相望

語字之異

粵中語少正音書多俗字如謂平人曰徒謂新婦曰心抱謂父曰爸謂母曰嫏謂子曰崽子
女未生曰鑪衣一襲曰一沓福一熟曰一造禽之窠曰鬪禽之卵曰春此粵語之異也其字
之隨俗撰出者如穩坐之為凳音穩人物之短者為矮音矮人物之瘦者為夾音芒山之巖
洞為窟音勘水之磯激為泵音聘蓄水之地為氹音泔通水之道為圳音浸水之曲折為凹
音囊路之險隘為卡音汉隱身忽出為咅音或截木作塾為不音墩橫木上闌為門音捨此
粵字之異也至於士子行文亦多變體以華作華以茲作茲以悵作張以闔作闔以脫作脫
以曷作曷以聞作弇以隣作隣之類率皆仍訛襲陋有乖六書之旨然而師以訓弟父以訓
子授受相沿遂成鉗疾司文柄者尚宜出而正之

鴛鴦廣

長洲倪士義與其婦楊氏伉儷甚篤有同穴之誓明崇禎末士義年未三十而卒楊覩詣虎

丘相地葬之復營一穴於旁命工鑿鷺鷥兩字壙上歸即自斂遂令葬焉吳人稱為鷺鷥壙
番禺屈大均過此感其事而題曰血濺良人墓蟬娟事可傷閨廬無此劍紫玉不成香俠烈
光吳岳流傳自野王千秋蓮沼上人見紫鷺塋

南海神廟

南海之神唐天寶間封為廣利王其廟遙對虎門韓昌黎碑文首序神秩之貴次序海濤之
惡今廟前止成小涌以通官舫南望水田千頃溝塍相錯與韓碑絕不符矣余昔在關中遊
憲恩寺訪所謂曲江池者祇見高隴平疇往來耕牧當年則宮殿遠其外淤蒲積其中而風
浪之興或至覆舟者也是知山川之形雖亘古常存而滄桑之患亦何時不見哉

兩海賦

周王李榮皆番禺賊民以捕魚為業所轄縉船數百其上可以設樓櫓列兵械三帆八棹衝
濤若飛平藩尚可喜以其能習水戰委以遊擊之任遇警輒調遣防護水鄉賴以安輯自康
熙壬寅奉有海禁之旨於是盡掣其船分泊港汊遷其孥屬於城內王等鷗鷺之性不堪
籠繫詐稱歸葬請於平藩可喜許之即日攜家出海糾合亡命聲勢大張癸卯十一月連禍
集艦直抵州前盡焚沉哨廬舍火光燭天獨於民居一無騷擾復破順德縣執縣令王胤而

去可喜聞變亟發舟師剿捕獲賊首周玉餘黨解散出王令於賊舟釋其縛令得不死是時尚藩與督撫兩院俱諱其事王僅罷職而已

健民

甲寅春月續遷番禺順德新會東莞香山五縣沿海之民先畫一界而以繩直之其間多有一宅而半棄者有一室而中斷者濬以深溝別為內外稍踰跬步死即隨之遷者委居捐產流離失所而周李餘黨乘機剽掠巡撫王公來任安插賑濟存活甚衆公以病卒於粵遺疏極言其狀始得復界流民乃有甯宇

產卵

番禺縣市橋村民家女謝氏康熙丁丑歸於王閨歲而孕及分娩之期腹痛經旬委頓欲絕其姑亟投以催生丸產一物形如鵝卵連下六枚闔室驚異裹而埋之婦竟無恙

浚濠得碑

吳逆之亂潮州鎮劉進忠首叛遍為聲援平藩尚可喜發兵討之以次子尚之孝督師屢出無功鳳凰山一戰挫衄尤甚乙卯可喜於粵秀山後浚濠築壘為固守計於土中得一石碑其上有文云挖破老龍傷粵秀八風吹箭入佗城種柳昔年曾有限看花今日豈無情殘花

已自知零落折柳何須問廢興可憐野鬼黃砂磧直待劉終班馬鳴其文似詩似識未有能解其意者

西園瘞燼

康熙丁巳五月朝廷寬尚之信從逆之罪仍命襲父爵為平南親王率師討孫延齡駐宣武縣有藩下人張伯全素不悅於之信而張士選者之信弟之孝之私人也亦與之信有隙至是之信忽召伯全至軍伯全懼禍密約士選入京告變謂其心懷怨忿放言訕上有旨遣宜大人同伯全至粵勘問是時藩下之兵悉隸於固山王國棟國棟方與巡撫金雋文驥雋授意國棟偕尚之璋賈詔至廣西之信聞命即解王印還廣州待罪羈留五仙門提督行臺設兵嚴衛適李天植憤殺王國棟雋遂以反狀聞庚申八月十七日賜死於府學名宦祠焚屍揚灰沈上達家人鍾姓者收其骸骼餘燼瘞之西園報資寺

舒氏義烈

尚之信之羈於五仙門也內外音信不能相通時之信母萬福金與其弟若子尚在舊府傍徨涕泣不知所為藩下總兵李天植密與府中人謀曰王國棟與吾輩同起廝養沐恩日久海加拔擢位至固山兵樞歸其掌握寶貨充其帑藏王之所以待國棟者不可謂不厚矣俺

達公納數協周曾無一言諫阻亦受輔翼將軍之秩。今公已棄邪歸正承襲王爵。因二三宵小讒構致見羈執為國棟者自宜剖肝瀝膽力白其誣。否則繼之以死此正竭忠效命之秋也。乃陰陽其間冀賣主以易富貴忘覆翼之洪憲肆反噬之慘毒王之抔土未乾而使全豪骨肉危如累卵。國棟之罪其可逭乎。不若誘而殺之庶足慰在天之靈而紓合門之憤。因傳福金命召國棟入商移家還京之計。先伏武士於兩廊及國棟至共出擒之。之信之子劍去兩目睛。天植與尚之節等寸割其肉投與羣犬噉之。國棟家人奔告金巡撫捕同謀者皆慷慨就縛。天植對獄無諱詞意氣甚壯。巡撫以其狀聞坐反伏誅。同死者一百八人。即俺達賜劍之日也。當天植受戮時其妻舒氏盡出家財散與親舊。及其部卒復檢取筐內券約聚而焚之。手執白刃呼二女至前告之曰汝不幸生我家命不得長與其汚而生。不若潔而死。揮刃各劈其首而殞。又顧謂諸侍妾曰我夫以死報我主我輩可以死報我夫乎。閨中之姪十人皆令自裁。乃自刎於堂上。其凜凜義烈。粵人嘗豔稱焉。

廣東月令

正月
 蜃氣成樓 水仙來賓 荷錢浮於水 二麥黃 木葉微脫
二月
 蘆初芽 蕨拳輸粉 魚苗生 蜺降於霧 木綿吐英

- 三月 杜若芳 石蚴揚葩 江鷗避風 孔雀之尾開金 檳榔包坼
- 四月 佛桑紅綻 高榕蔭日 仙掌立 獅入山麓化為虎 樹蘭縵珠
- 五月 蕉支丹 善提舒葉 椰含漿 羣蟻朝其祖 鈎割鳴年
- 六月 白雨足 西潦至 芭蕉子垂 苦瓜入饌 早禾乃登
- 七月 秋針重碧 龍眼熟 蝴蝶營繭 素馨結為燈 薙田浮
- 八月 颸母息影 茶徙蠅於樹 紙鳶翻風 黃柑分指 河鯀乘潮而上
- 九月 紅薯登 白欖落 嘉魚出於峽 南燭迎社 香門開
- 十月 耕牛放閒 八蠶之功畢 嶺梅芳 橘柚錫貢 銀河夜見
- 十一月 桃李花 鶼鵠蔽葉 黃雀復為魚 巍峰聚糧 瑞香霏雪
- 十二月 蚊不絕吟 池塘竭 稚筍出 風蘭賀春 落雷有聲
- 天之節候見於地之物產故月令一篇載自禮經後人遂著於授時之屬余宦遊所至其風土大略相同惟粵中則不特與朔方絕異即較之江淮亦甚懸殊爰採屈翁山新語參以耳目見聞戲為廣東月令迺知炎陬謫詭固不止於再榦八蠶已也

惠士陳言

康熙四十一年。莆田彭公古愚巡撫粵東時。逢春旱。有惠州拔貢生盧毓華者。借蘊隆之隱憂。指謬悠而婉諷。揣斯眾感。伏顙嚴鈴。其詞曰。陳為密雲錮雨。向日問天事。竊惟憲臺。遇隆聖天子之知。得君何厚。官拜大中丞之職。受任匪輕。耳目寄自九重。視聽必無壅蔽。撫綏加諸百粵。恫瘞應未懸殊。夫蒞茲土者。宋有包孝肅。正獨勝邪。生是鄉者。明有海忠介。剛能無欲。繩二賢之清範。實我公之前規。况草木知名。久企祥雲過嶺。而父老觀化彌殷。甘雨隨車。何意三春出作之時。尚違十郡來蘇之願。始覺說廢說夢。無非附影附聲。空傳活佛者千家。楊枝不滴水。漫道福星兮一路。蔀屋無餘光。詎仁澤之已枯。乃和風之未動。惟有搖搖佞草。環生榮戰之間。止餘汨汨。食泉曲注庭闈之內。於是憑社之狐媚。思競麌吹蘿之火謠。欲爭行蜮射潛飛。中含沙而誰齧。鯨吞迭告。置漏網於弗聞。以致魚泣金中。未見揚湯止沸。猿啼樹裏。更逢縱火燒林。非止同室操戈。亦等鄉隣緩視。盍思孺子入井。奚堪秦越殊觀。甚則剝膚之顛靡。申慘捐生而刎頸。戴盆之寃莫雪。甘就死而投淵。負十四載之鼎名。僅凝香於卧閣。委三千人之訟牒。同落絮於空庭。如謂採訪宜真。何處無漬川之口。如謂譖言多妄。偏省非載鬼之車。不然干謁阻於故人。豈熱語遂鎔冷鐵。不然投金溺於暮客。豈外鏘立化堅冰。或者恐逆鱗之禍烈。而公則魚水之契方深。或者疑晚歲之氣衰。而公則薑桂之性未泯。倏

矣歲將改籥。持弩猶是藏機。胡然期已及。爪解懸不辭袖手。倘一日者元龜協卜。召對楓宸。
丹鳳銜綸敕還荔浦。何武去後之恩嗟靡及矣。冤恂請借之舉。將何補耶。某也蛙沉井底。仍
擬窺天蠶測海隅。輒思就日。昔者涑水作相。直言曾怒坡公。今而陽城曠官。持論或容韓子。
雖勺水無多。未可代驅旱魃。而靈源猶在。何妨仰瀆神龍。敢削牘以陳辭證。伏棘而待命。

木中少女

雖揚汪舟。次奉使琉球。甫出海見浮木丈許。鐵鏽兩頭。取而剖視中有一女裸卧。纏髮冰肌。
以右手掩面。左手蔽其醜。哩爾微笑。隨凌波以去。而狂風旋作。蓋風之有少女者。殆謂是乎。

八分書

獨漉子陳恭尹為嶺南三家之一。盛有詩名。兼工八分書法。而晚年好道。結願放生。人有乞
其書者。罷禽而至。輒欣然灑翰。視禽之多寡。則贏縮其書以應之。閭筆開龍淋漓滿志。其四
方碑版之酬。亦即遇物買放。皆盡乃已。蓋珊瑚麟罽。未免以多藏取譏。而追倣墨礪之換者。
其致遠矣。

蘇賸卷八

吳江鈕 琅王樵輯

粵辭下

張將子

張孝起字將子。吳江人。崇禎十三年特賜進士任廉州府推官。城陷被執。永曆元年始得出獄。從幸梧州。遷兵科給事。兼掌吏科。四年會十三營。自楚戰敗入。行在跋扈不法。孝起疏劾其罪。直聲大震。有鄖國公高必正者。聞賊李自成之妻弟也。驕蹇尤甚。孝起責以大義。卒懼服焉。五年從幸南甯。孝起出為高雷廉瓊四府巡撫。未至。四府已陷。乃入廉州山中。依靖氛將軍鄧耀於龍門島。後依漳平伯周金湯。金湯敗走。孝起倉卒被執。不食七日死之。

共塚

順治庚寅正月。耿繼茂尚可喜。兵入廣州。屠戮甚慘。城內居民幾無噍類。其奔出者。急不得渡。擠溺以死。復不可勝計。浮屠氏真修。曾受紫衣之賜。號紫衣僧者。乃募役購薪聚燭於東門隙地。焚之。累骸成阜。行人於二三里外。望如積雪。即於其旁築為大坎瘞焉。名曰共塚亂定後。延倡結壇設伊蒲之祭。番禺王孝廉有祭共塚文。頗行於世。

白石獅

粵東既定。建平南靖南二王府東西相望。備極雄麗。而靖藩性尤汰侈。謂門前兩獅必用白石琢成。而石以星巖者為良。乃飛檄肇慶。行高要縣取之。時浙中楊自西雍建為邑令。承命開鑿。督促頻繁。斧斤丁丁。晝夜不得暫息。僅獲胚石二具。駕以艤艤。行至峽口。舟不勝載。與石俱沉。復命更取。其督愈亟。藩官日喧訟於堂。令唯俯首隱忍。而凸未幾。雍建內擢兵垣疏言。粵東不堪兩王條其累民之弊二十餘事。因遷耿於閩。今其府已改將軍第。而獅猛列峙於門者。猶是楊公經營之石也。

洪廟神夢

嚴學思高明縣平步村人。弱冠補博士弟子。意氣傲岸。謂掇科第如拾芥。而久困棘闈。年將四十。始舉於鄉。又復自負。謂南宮之捷轉職可俟。仍下第歸。由此憫憫若失。卜筮之詢。殆無虛晷。或言我村洪聖廟。其神甚靈。盍往祈焉。學思即攜襍被。夜宿殿廡。恍惚夢神告曰。汝欲成名。須俟麥而炫。乃同榜耳。驚喜而悟。及徧訪知名之士。並無其人。偶一日自村入城東門外。亦有洪聖廟。見塾師訓課其中。相與談論。忽一童子呈書於前。視其姓名。則麥而炫也。因細問年歲里居。嘿誌而去。不以告人。是時炫方髫齡。越十有餘載。炫一舉獲雋學。思欣然資以行李。偕入京師。崇禎辛未科。俱成進士。聯舫旋鄉。乃詰前夢。

五華山故宮

雲南五華山。永曆故宮在其上。順治丁亥。洪承疇督師由貴竹大路取滇。李定國拒戰曲靖。吳三桂由廣西四川旁搗其虛。至黃草壩入省城。永曆遁至阿瓦。三桂重購得之。縊於貴陽府。三桂以功封平西王。遂據山上故宮。增修二十餘載。備極崇麗。康熙癸丑。三桂反。出攻長沙。抗命。乙卯僭尊號。丁巳病死。偽周洪化其孫也。戊午諸王貝勒討賊。駐軍曲靖。賴將軍平耿精忠。由福建進征西粵。亦由四川黃草壩直薄省城。俘偽洪化斬之。滇南大定。康熙癸亥金陵邵子為章赴幕。楚雄訪其父老得實。題四截句於壁。一時爭相傳和。詩曰：百萬雄師睥睨間。光朝一脈絕。南蠻擒人即是人。擒路誰道天公不好還。軍威南朔敢稱雄。轉眼興亡一瞬中。他日龍門成紀傳。君臣父子總無公。行營歷歷草萋萋。銅柱摩崖手自題。虎豹無睛威尚在。老軍猶說舊平西。岩堯天半起觚棱。不盡亭臺取次登。心力剛枯人事去。秋風誰與哭。西陵邵子詩筆敏妙。惜有濡頭之癖。落魄寡儕。故不甚顯於時。

琉球使

康熙二年科臣張立庵學禮王築雲坡奉使琉球冊封國王。尚質。其所紀入海之舟為梭子形。上下三層。廣二丈二尺。高如之長十八丈。桅之高如之。桅頭有斗可容數人。舟設水井二

口官司啟閉。枕用廣西鐵力木。入洋有白水一線橫亘南北。謂之分水洋。過此洋水綠白紅藍。歷歷如繪。汲而視之。其清則一。行三日後。見一山橫於舟前。首尾約長千丈。以鏡照之。乃巨魚也。縕黃質。眼其魚漸沉。然鱗鬣直竪。猶沙嶼蘆葦然。至晚潛消。舟始得進。又數日將近伊藍埠。悵泊龍潭。二龍垂天而下。風雲四起。恍惚晦冥。舟師大怖。風稍定。急移帆而南。次溫鎮。抵那壩港。入琉球界矣。凡宴使臣擊鼓而歌者。大夫以下等官。舞則十齡幼童。皆貴官子弟為之。考之舊冊。大約渡海以夏至前後兩三日歸。以冬至前後兩三日。故使臣之在其國。也有迎風宴。中秋宴。重陽宴。冬至宴。餞別宴。是役於五月啟行。十一月始回舟。覆命。

獻花寺僧

武昌小南門外。獻花寺僧自究病。嘯百藥不效。臨歿。謂其徒曰。我毒罹此患。胸臆必有物為祟。逝後剖去。殮我。我感之入地矣。其徒如教。得一骨如簪。取置經案。久相傳。示閱歲。適有戎帥寓寺。從者殺鵝。未斷其喉。偶見此骨。取以挑刺。鵝血噴發。而骨遂消滅。自究之徒亦病。嘯。因悟。鵝血可治。數飲遂愈。徧以此方授人。無不驗者。明太祖破陳友諒時。兵環其城。寺中忽開異花。兵去而姜寺名獻花。以此。

俺達縱暴

俺達公之信尚。王可喜之長子也。酗酒嗜殺。壺轉杯掌。與弓刀矛戟之屬。隨其所至。必兼攜以行。坐則輒飲。飲醉則必殺人。深宮靜室無以解醒。即引佩刀刺其侍者。雖寵僕豔姬。瘢痕滿體。性喜蓄狗。築狗房。設狗監。監之下隸。以健兒數十人。閏旬必縱之出府。所過屠肆。例應各給豕肉。飼之街中。人狗塞途。行者辟易。一夕聞有開聲。亟呼監往視。監遇瘞狗而奔。不敢復往。之信大怒。命左右割藍肉咬狗。肉盡而止。又取民間子十五以下。為把竿之戲。竿長二丈。以貫簫為之。磬節瑩皮。其光可鑑。教之攀緣上下。盤舞竿頭。之信把盞觀笑以為樂。其習技未熟者。多至顛殞。或穿腹折肢。恬不介意。

跛金

金光字公絢。浙江義烏人。知書有權略。尚可喜從遼陽入關。得光甚喜。置之幕下。凡有計議。必咨於光而後行。然光頗自負。意不欲屈人下。乘間潛逃。可喜遣健卒追還。抉其足筋。令不可走。而禮愛益加。於是跛金之名遂著。順治中。可喜入粵。進爵平南王。其長子俺達公之信。酗酒暴斂。王之宮監。適有事於公所。偶值其醉。忽指監曰。汝腹何大也。此中必有奇寶。我欲開視之。以匕首刺監腹。應刃而斃。王之堂官王化者。年已六十餘。盛夏苦暑。袒而立於庭。之信憎其老年。笑謂化曰。汝鬚眉太白。我當黑之。遂縛化曝烈日中。自己至酉。百計求免。始得

脫王大忿恚呼之信杖之三十而專恣益甚。光因乘間言：俺達公剛而多慮，勇而寡仁。若以嗣位必不利於社稷，請廢而立次子固山。王深然其說，因循猶豫，終未即行。光窺王無廢立意，恐謀洩見疑，遂曲順之，信所為凡鑿山開礦，煮海鬻鹽，遣列郡之稅使通外洋之賈舶，無不從光擘畫。以是藩府之富，幾甲天下。而光之富亦擬於王。丙辰二月，鄭錦下東莞，馬雄入南海，趙天元、謝厥扶俱以舟師迎降。之信計無所出，乃殺光以辭於敵，謂向之抗衡上國，久持弗下者，皆此人之為也。遂納數偽周時可喜屏居舊府，聞之深悔不用光言，以速光之死。流涕太息者累月，不久亦歿。

禍兆斬首

康熙丙辰二月，尚之信約衆謀逆，送印偽周自稱暫管輔德將軍。次年丁巳五月，反正歸朝，自稱暫管平南親王。議者謂其前後兩銜俱以暫字冠首，於義為斬頭禍形已兆，宜天誅之難逭也。

偽牘論降

泉州人江幾，少年無賴，踰牆竊婦，墮地傷足，兩跛共呼拐子。海中鄭氏之黨也，受偽命為將軍，聚衆邵武山間，蔓延衝信。其所領卒皆裹首露足，輕捷善走，峭壁百丈攀緣如飛，頸出

標榜官兵莫能誰。何時吳留村公開府八閩，計欲諭降而以未得通使為憂。江右有翁範郭國祚，因相與謀作吳公偽牘。既成步行三百餘里，越壑踰巖，抵其帳下。江發書怒將殺之。偽總兵高茂方諫曰：「將軍雄據險要，勒兵數萬，水戰尤輕。山鬪猿捷而馳驟，平原非其長也。況地無千里之饒糧，無千年之積，出則勢不能遠，守則師無所資。其能久乎？」許之。猶不失我富貴，江是其言。遂釋二人歸，然納歎之期猶豫未決。輪輿與國祚徑造吳公轄門，請見。言機密事，公命延入。因抵掌陳江幾可撫狀，且權宜擅假公書，罪應死。公聞之大喜曰：「壯士可用也！」立作手札擇麾下之有幹略者偕以行。先是，茂方力勸幾，幾已心動。至是，遂率其所部偽官百員，衆七萬餘人出降。吳公奏聞於朝，各與爵賞有差。康熙辛未，虞山瞿修齡在吳撫軍幕，親見國祚年止二十餘，美如冠玉，乃能深探賊巢，直登憲府，負荆飛之勇，成連貫之功，可謂奇矣。

男蕙卜識曰：庚寅夏五，蕙寓羊城，有持副帥郭公刺以觚勝為請。蕙恐謁馬羽扇風流令人欽揖，揖蕙而言曰：「予即粵解中所載偽牘諭降之郭某也。」片紙功名謬辱先公，採拾幸矣。惜乎予不及見公，而未得盡為公所知者，予自江賊既撫，成功不居，負勇莫試，改名世耀，應選翹闈，委任千夫長，值臺灣未靖，師駐泉州，距彭城三十六島，勢阻險要，師不克進。

金門總制陳公龍謂予善習流簡率甲士。結陣揚帆。指揮鶴首。不數日而盡擣其穴。臺灣以平。靖海將軍施公朗題敘戰功加銜都督。推授古北口鎮標遊府。恭遇鑾輿北幸。得邀顧問時。上御日本貢刀。令予跨赤驃以試。深蒙嘉歎。隨手授曰。資爾武備。戮力王家。越日載錫龍章。昭示獎勸。率轉參戎。量移副帥。此尊之干城所由寄也。塞雁北征。嶺鴻南集。風塵戎馬老我歲華。而英齡銳志猶若從駆。餘勤勤欲發。請續誌之。無負表徵之遺意。蕙竊念先嚴秉筆時。頗以公不見用為惜。詎公建牙東來。而墨莊久閉已。不復有揚其偉烈耶。因錄其言于後。庶不虛此乞書之一遇云。

投江詩

長沙朱氏女。遇吳逆之亂。盡室星散。弱質無依。遂為營卒所掠。氏志堅意決。衆莫敢犯。舟行至小孤山下。奮身投江。其屍逆流三晝夜。浮於故居水濱。夢訴於其父母。父母驚起跡之。果獲女屍。慟哭收殯。玉顏如生。解其襦。得懷間絕句十章。重緘密綉。字不沾濡。今存其最警痛者二首。一曰少小伶娉畫閣時。詩書曾奉母為師。清聲向夜悲何急。猶記燈前讀楚詞。一曰狂帆慘說過雙狹。掩袖潛潛淚忽枯。葬入江魚浮海去。不留羞塚在姑蘇。

金首

廈門遠在海中鄭氏平後始拓有其地置一府三縣通州王孝廉兆陞令臺灣其家人歸言
縣南百餘里山林蔚翳民居之蓋亦一蠻地也其俗男女皆裸各以方幅布蔽其醜處並
無屋宇即於深樹間屈枝結葉為居中國人誤入其地者縛而殺之以金塗首懸於家有此
者衆號強宗祭則拜而祝曰願汝來世再生為人仍入吾國復為吾殺受吾享祀其愚誕如
此

肉穗

廣西鎮安府止設通判一官衙署荒涼半隣鬼域通判每蒞廳事輒有兩大肉脚下垂簷間
肉越如五斗盞滾至案前迫而捉之間無所見其地瘴癘時作至此遂無生還之望故選人
甚憚之

阿魏

諾臯載波斯國阿虞長八九丈皮色青黃三月生葉似鼠耳斷其枝汁出如飴久而堅凝名
阿魏本草亦從之近有客自滇中來者乃言彼處蜂形甚巨結窩多在絕壁垂如雨蓋滇人
於其下掘一深坎置肥羊於內令善射者飛騎發矢落其窩急以物覆坎則蜂與羊共相刺
擗二者合併而化久之取出應用是名阿魏所聞特異因並誌於此

月中仙樂

明萬曆末順德縣有吳章者。儒家子也。素好神仙之術。復耽音律。學業遂廢。生計亦疎。鄉人以其善書能解事。推為里老。夏五月。吳自鄉輸糧於縣逆旅主人園荔初熟。簇盤供客。吳以嗟刺數枚納之衣囊。將歸。貽其婦薄暮步出郭外。行十餘里。涼月皎然。隱隱聞笙簫聲。往前跡之。仰見祥雲一隊。首列旌幟。中擁彩輿。從者數十人。或駕青牛。或乘白鹿。鶴氅縞紱霞裾。縹渺手中各執樂器。所奏之樂絕不與人間相類。吳奔追諦聽。足若離地。而趨走甚速。未幾天色向曉。從者顧謂吳曰。子來已遠。得無迷於歸路乎。吳因詢坐彩輿者為誰。從者曰。我泰山主碧霞元君。巡遊南極。炎海天妃設凝冰果會。留謙三日。今始回宮耳。轉瞬間祥雲四散。吳從空墜地。乃山東布政司署內。通閭人啟扉驚以為盜。執送藩伯。藩伯坐廳事鞠之。吳曰。章本順德民人。途遇仙樂。隨之而行。不知何以至此。藩伯詭其妖妄。搜檢衣囊一無所有。唯鮮荔數枚尚存。剖之甘芳。如新摘於樹者。始信其言。還檄還粵東。吳自後頗厭烹飪之物。舉體輕逸。壽至九十八歲。

綠瓢

滇中獮羅有黑白二種。皆多壽。一百八九十歲乃死。至二百歲者。子孫不敢同居。昇之深谷。

大箐中。留四五年糧。此獮漸不省人事。但知飲卧而已。偏體生綠毛。如苔。尻突成尾。久之長於身。朱髮金睛。鈎牙鉗爪。其攀陟巖壁。往來如飛。攫虎豹麇鹿為食。象亦畏之。土人呼曰綠瓢。

石言

端溪硯石。古今所貴。余官端州之高明。嗜硯而不蓄者。無辦硯之識。無購硯之力。而又無筆精墨妙以發其英華。恐負茲石也。然嗜硯之意。終未釋然。因取客遊於端。而文之善言硯石者。著之。俟官高兆固齋記曰。端州分野直星紀。僧一行曰。天地兩戒。山河與天之雲漢。始末謂星紀。得雲漢降氣。為百川下流云。羚羊峽距郡東三十里。東三江之水。其山產石類瑊玧。唐宋以來。才人文士。采作硯材。蘇文忠稱為寶石。蓋東西粵扶輿之脈。蘊闊也。未至峽十里。為大堯山。皆牛毛細皴。宛如畫鏡。峽山青蒼對峙。江流泓淨。頗似巖瀨。峽石鑛凡十一。北岸坑曰阿婆。曰白婆。其石質黯黝。不鮮佳者。亦有火捺紋。焦葉白。可亂水巖朝天巖。惟青花中黃星密灑如塵。眼大於螺。若人張目。湛湛無神。真賞家以此辨定碧點長斜。似眼無瞳。每石一片。可得十二三點。十數點者。梅花坑。在峽外三水境中。峽將盡。岸南山坳有洞。書宋治平四年。差太監魏某重開。土人名曰巖仔坑。其石叩之聲泠泠。久磨能滑。旁有塚。相傳其時。

開鑿中虛崩閉數百十人太監死焉。守土者葬其冠服於此坑下度小山曰新坑。其石細潤微青。蕉葉白亦青。西上越水澗隔裏曰朝天巖。土人名山坑為隔裏其石堅實不能滑臘火捺紋成結不運。若蠟炬着壁斜敲及燒損几案處蕉葉白色晦氣竟純潔無痕者亦可貴。古塔巖其石比朝天巖無火捺紋蕉葉白。古塔巖後為屏風背其石木如璧猪肝曝於風日宣德巖在屏風背下去水巖二里許其石髮鬚水巖今不可得。巖仔坑東有洞廣如屋曰棲安洞舊時開坑石工所棲之所又東有小山圓阜下為水坑折上數十武有萬曆二十八年差督理珠池市舶內官監太監李鳳開坑封坑月日立石洞臨江口小於圭竇石工裸身盤膝倚膏燃火腰鎚螺旋而進入洞西轉有淵不測先投以石聞水聲急轉西折不則墮深淵矣正洞容工二十人由正洞入西洞西洞漸寬東洞舊納四人二人運鑿二人仰卧膝前置磁盤燈于胸以燭之不能坐立捧今容七鎚且十四人矣。取石一人捧火三洞正洞石上上次東洞西洞又次之土人皆名曰老坑石三層上層近山沙透漏如蠹蝕曰蟲蛀其質微遜中層常有翡翠雜拉中層火捺紋蕉葉白其絕品東爪櫟青花及眼生蕉葉白下石工所名下層石也又下麻鵲斑紋成魚凍或如唾涎亦有眼中瞳含沙多脱去此中石時有蔚藍者秀色可餐不一見下此底坂石云中層下層火捺紋如朝霞蔚起散若馬尾若刷絲織純綯采熊熊

大富錢有芒曰金錢火捺品上上。艷然黑色曰鐵捺如蠍曰鳳涎皆石延蕉葉白上下四旁必有火捺紋掩映。舊坑皎潔比純素。近坑白中雜出青花也。青花上品若澗沚細藻朱碧瑩然繡縷隱隱又如魚兒隊行。青花明顯如石花菜者石工稱為芋紋品中中。三洞眼各異。正洞眼赤圓如珊瑚鳥目石嫩眼侵土氣者若象牙其瞳分明亦足賞。東洞眼碧色數毫對之奕奕射人曰鶲鴟眼圓正明媚者不易得。他洞偶一有之。西洞眼黑圓瞳一黍如豉。二洞石正洞下層第一入手溫潤柔膩有生氣鮮潔清麗磨之與墨相親摩挲心動。東洞西側深處曰飛鼠巖其石有紋曰黃龍斜亘石面工指為瑕。正洞亦有黃龍紋游揚如雲氣如薄羅亦移人情。三洞俱水中冬日引水盡乃可取正洞北潭底水深不可引時有鬼神東洞徑傾仄。水工列小童長跪舉杯勺揚水水乃涸以故開坑先引水閱月費金錢至累千金舊制把總一員專轄守坑律令盜坑石比竊盜論其屬禁如此。永樂宣德間開坑未幾俱罷。崇禎末蜀人熊文燦總督兩廣日指揮蘇萬邦致石工於江西。縕火中夜開坑不敢自日中也。丁亥後守禁罷至今凡六開坑工受官役日有程不擇肩理鑿伐拆裂宋元明五百餘年未聞也。大抵石理日剝精華日盡氣韻顏色不能壹執成說要以老坑具妍姿者為定。予至端州值開坑所見三十年前石與今異訪之石工其言殊別微其說各護所偏予既喜身親古人未

言之見聞復重慨夫文明之璞。一旦割裂而出天地真蘊山川元氣漸至竭耗不數十年此山便成陵谷。無有問津之處爰述於編。庶幾後之君子觀覽寶藏知此石實雲漢之鐘華。三江五州之榮衛或可以少慰於真宰也。我邑潘秉祿堂賦曰：潘子久客端州。自秋徂春蓬門畫掩。蠟屐生塵。有客過訪。寂若無人。披帷何有。硯石錯陳。疊架磊砌。堆牀輪囷。主人方盤礴其間。窮日達晨。摩挲品題。樂以忘貧。客顧而笑曰：是奚為者也？嶺表珍奇是不一類珊瑚碑礪。明珠文貝。沉檀通犀。象齒翡翠却塵之紝。辟雨之毳子。曾不是求而耽情於片石甚無謂也。且是塊然者。非有聲色香味之可娛。購之兼金。載之專車。贈遺不名珍寶。藏弆不如圖書。兩手三硯為已多。而累疊者將焉用。是無乃近於愚乎。主人忻然而笑曰：客但未知石之美耳。誠知將嗜之不已。而奚暇笑余客曰：試嘗言之。主人曰：二氣之英。五材之精。在地為石。在天為星。石之為質。頑然粗醜。迨其神奇。萬象無偶。所以怪石作貢。文石呈祥。甲乙品於銜公。袍笏拜於元章。要其程功而致用。無若硯石之最良。武夫寶劍。文人寶硯。晦明與居。寒暑無間。淬筆鋒之銛鉛。發墨華之蒨蕙。貴利用而不窮。故宜取於盡善。硯材上品厥惟端溪。萬里滄江。一峽東之秀氣。迴薄靈液潛滋。是生石寶。美勝懸黎。爾其巖分三層。下層在水石歧三洞中。洞最美。造化所秘。邃古莫啟。誰鑿鴻濛。創割端紫。唐斷其膚。宋入肌理。轉擊轉深。今得

其體三冬水落良工是謀傳瓢涸水燃膏燭幽斧之登盤削粗劇浮菁華乃出如琳如璆其質則膩若搏粉纈若刷絲潤若含凍柔若凝脂其色則淵然而光黝然而墨望之有形撫之無迹南離炳輝蒸為紫雲馬肝純色火痣間紋芙蓉出水以照灼初陽升天以鮮新美人薄醉而酡顏天孫七襄而錦紋水月清華凝為蕉白平鋪鮫綃橫截崑璧雲霏霏其暮林河耿耿以湛碧削春葱之始萌雪秋蘋之乍繁青花最貴隱起石膚乍沉乍浮如有如無雁行過於遙天魚兒戲於清渠綺縠之理蹙苔蘚藻之影扶疎惟人至靈乃有雙瞳石亦有眼巧出天工黑晴朗朗碧暉重重如珠剖蚌如月麗空紅為丹砂黃為象牙圓為鶴鵠長者為鵠或孤標而雙映或三五而橫斜乘台斗而可貴惟明潤而最佳至若點號翡翠輪名金錢玉帶橫亘黃龍斜纏鵝鴨之斑蟠血之邊各絢采以發色咸爭奇而鬪妍天質美矣復貴裁製追之琢之乃成佳器爾乃選良工考舊譜量厚薄程細鉅審背面定顏武留精純去苦窳因圓成規遇方為矩妙隨材而適用任師心而法古爰有唐模宋範貞式藏型端方是尚樸雅為經間標新而樹異有象物以賦形或尊肩而壺腹或璧沼而珠庭或瓢身而瓦脊或鳳喙而鶴翎風田之文惟肖琴瑟之德可銘於是鑄以散粟之砂砥以切玉之石文以瑩而逾明理以細而彌澤溫潤之色可餐鮮秀之采欲滴口噓呵而成津手捧握而成液其受墨也差差

鱗鱗融洽停勻石與墨得墨與石親沛然膏流油然酣醇磨之無聲浣之無痕其宜筆也沾濡不留運轉無滯墨飽固恬墨竭亦利中山柔毫迅掃不散使心忘手使手忘器故當妄視龍尾膝蓄金星澄泥斂色雀瓦銷英彼洮河與鼈磯迴莫敢於抗衡者也夫其盛夏不燥隆冬不凍君子之節也涇不藏淄滌不留垢幽人之潔也廉芒內含溫文外着貞臣之烈也瑕不掩瑜贗不亂真介士之別也端凝靜默有勵俗之守焉厚重不毀有閱世之壽焉無色之色是為真色無味之味是為至味吾是以中心好之拊之抱之浴之澡之心賞神怡而不可
以告客者也今夫珠璣象犀珍怪難得之物美則美矣固權門豪家之所宜蓄而於我乎何有其求之也傷廉其藏之也招咎豈若山川之美大輪之需廣坐可以共賞一室可以自娛石戶之封可守石田之穫不虛傳子孫而無累貽朋友而欣愉且人之歸自斯土者莫不連載兼乘轔隱道塗而吾舟小於葉身輕於亮唯此硌硌與吾為徒連箱累篋負犁以趨猶足訖奇珍於鄉里而壓風濤於江湖也客乃惝恍自失逡巡而去主人遂婆娑硯林不知日之既暮夫不持一硯包孝肅之清風豈能復繼我得二公之大雖不持一硯而端州之石畫為我有矣所取不已奢乎

著書之家。海內寥寥。近唯日知錄。正字通廣東新語三書。可以垂世。日知錄為吾鄉顧亭林先生所著。而廖昆湖屈翁山皆東粵人。夫著書必兼才學識。而又有窮愁之遇。斯立言乃以不朽。正字通出衡山張爾公之筆。昆湖為南康太守。以重貲贍列。并以己名實。非廖筆。顧與張與屈皆隱君子。所謂有窮愁之遇者也。稱粵山者。必曰羅浮。稱尊石者。必曰端硯。稱粵果者。必曰荔枝。故翁山語焉獨詳。

孟謀絕句

關中詩派多尚沉鬱。邵陽康孝廉孟謀。清新豪蕩。自成一家。而七言絕句尤所擅長。漁洋先生見其題春莊裏王墓二首。以為用古甚奇。遂有一康之目。詩曰。莊裏塚並白雲齊。頗視長安萬井低。誰指韓生傳古墓。教人錯認灞陵西。園廟衣冠此內藏。野花歲歲上陵香。邯鄲瑟瑟應如舊。贏得佳兒畢六王。庚辰孟秋鑄鉢牋將成。門人惠宏從八千里外。以此詩見寄。因補錄於末。

蘇賸卷八終